



傳法正宗記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傳法正宗記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一百一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
 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
 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
 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
 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
 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
 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
 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
 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為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
 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
 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
 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

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二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及寫奏時迺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先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逸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雖或云所詮槩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

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

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為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

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

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

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總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

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

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彛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

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
詳僧善慧宗過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
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
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
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贄見韓魏
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
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
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
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
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
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
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
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
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

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殫竹帛不
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
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
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
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
闢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
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湜籍輩
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
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
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
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
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
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
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二至于
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
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
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
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
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
懿師摩淨飯號為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
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

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
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
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
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廼以菩薩
成道上生於覩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
士百一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迺會
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
毗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
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
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
之大士乃為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
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
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
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
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為其屬同時生

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

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驥健步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

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麤布云鹿布僧伽黎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太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論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

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阿羅漢處也仙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席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

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爲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捷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

出世汝盍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顧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爲母釋其群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
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

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

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

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

其大衆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

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

諸三昧起其座褰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

大衆遂右脇而卧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

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

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

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

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

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

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

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

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

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

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

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

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

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舊譜云世尊十

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

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

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

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
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
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

百一

十二

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爲道大至也其爲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爲誕也若如來之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

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叙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尚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

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為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為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為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音釋

顛龍都切 禪都寒切 確克角切 擷胡結切
首骨也 鳩也 堅也 擷取也
 啻施智切 譜博古切 謀與牒同
不止如是也 譜謀謀達協切 與牒同

百一

十四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百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

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縻其心稍長苦為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給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為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滅後眾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為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為簿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為補已因相與願世世為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梵語義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然皆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

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
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
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
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
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
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
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
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
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
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
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耀即以
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
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
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

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
梅檀白氎以資其闇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
利宜與人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
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
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
遂擊金鍾其偈因鍾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
一或云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
得即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
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
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
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
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
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
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

阿毘曇達磨藏

他部或云命迦旃延

已而尊者即入願

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遽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闍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宵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

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即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

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
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
聰明叡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
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
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
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爲大
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
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
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
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
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勅文殊師利將呪往
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覲如來如來化
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
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
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

百二

五

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
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
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
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
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
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
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
覩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
眼何速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
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
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

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
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知
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
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
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
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
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
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
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
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
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
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

百二

六

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
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闍
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
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
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
會闍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
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
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

百二

七

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旃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

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

末田底迦

亦云末田地

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

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

百二

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燄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瓠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瓠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瓠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瓠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瓠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

百三

九

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罽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
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毘多五百弟子慢
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毘多不在即坐其
座毘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
報毘多毘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
尚爾尊者乃以右手手指即有香乳自空而
注遂問毘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毘多即入
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
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
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毘多曰如來三昧
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
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

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遽相恭敬其至此者乃
可識之而毘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
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毘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超身虛
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
此周宣王之世也毘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
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傳

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
亦曰鄔波毘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
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
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
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

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祇皆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縻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與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

百二

十一

向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懇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燒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即爲釋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覩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覩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

謂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超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籌而閣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翹多之事甚衆此何略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得人唯翹多尊者最爲多矣然其事跡之繁

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籌

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衆少時會翹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

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毘多器之則與落髮
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
灼然照曜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
頂流泉四注至是毘多尊者乃爲解之曰寶
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
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發
暉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真量
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
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
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毘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
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
帥衆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
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
得應真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
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
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
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
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
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歛休之汝果趣大法
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
之衆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
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衆心齟齬欲其信
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
化寶蓋覆其仙衆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

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衆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爲仙衆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衆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荼山而供養之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衆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

四二

十四

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

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百二 復憶昔時日 十五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

蜜出爲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爲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爲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即爲其剃度以圓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寘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衣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爲勝事遽有一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特命四果聖人爲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衆皆來作禮而說偈

曰

賢劫聖衆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爲宣佛地

百二

十六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寂定示涅槃相天衆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即其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生時頂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

百二

十七

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爲師尋得付法亦領徒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毗舍羅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爲憂之或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

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之及尊者入國過毗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衆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燭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爲第三世也於是毗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

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語不行年已五十尊者欲之固亦不恪難提曰汝之言者正吾所求其父母即持子以與之及尊者携至精舍忽自發語即履七步合掌說偈而相問曰父母非我親 誰為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法甚喜乃慙慙致禮尊者遂與之出家召眾賢聖為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蜜多幸得法偈即超身太虛散眾寶花說偈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眾而被其照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周景王之世也眾遂即其所建寶塔以閱其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六

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氏蜜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為大饒益悲濟群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為父母

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於是其父母之疑渙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無滓穢至是香蓋携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度適會尊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汝已出家無以我在茲而心喜我返家而生惱尊者即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安得生惱蜜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皆作樂供養涕涌於虛空是時也當此周敬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香薪而闍維之斂其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真一明珠從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眾既而忽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成童會伏馱蜜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蜜多許之會七阿羅漢為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

現其瑞相空中復雨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既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為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百二

千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聽之即為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起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眾竟以衣裓接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眾尋建塔廟以祕舍利而諸天布寶蓋以覆之

百三

主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曰寶身號為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

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擊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耽於嗜欲次七曰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至彼親近隨喜及脇尊者至其國方興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被不啻千萬之衆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尊者謂其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溢乎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

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却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逞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座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衆遂

建塔以闕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毘多曰

百二

百五

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即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

百二

百三

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榮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末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毘多爲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爲祖如此之類甚衆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此羅漢者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

諸佛大會眾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
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
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
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
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

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
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
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
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
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
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
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所謂
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
清以謂餘三昧耶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
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者此

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
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為傳法賢聖不能任
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
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
滅皆亦隨世而汙隆曷嘗為其弘法賢聖而
致正末者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
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
乎書日記誦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音釋

闍呼昆切守 闍居例切 翫渠竹切 翫渠竹切 翫渠竹切
乳充切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柔也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齒齒壯所切
也 垣 閔兵媚切 息去例切 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百三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脩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百三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

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分身為蠶其人得以為服由是功德汝得復生今之中國方汝捨彼國時其馬人眾感戀汝德皆共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為有小愛故 而墮毘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善護
示化於窠圍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當轉法輪為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

叟陽為疾者至其會前坐而什地大士因曰
此非常也將有異相其人遂即不見俄而從
地涌出為一女子其狀端美絕如金色舉手
指大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衆

復瞥然不見大士曰此魔來欲與吾較有頃
果風雨暴至天地忽冥復曰魔之信至矣吾
當除之即以手揮空遂現一千尺金龍其威
神奮張雖山丘為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後七
日復有一小蟲狀類螭螟潛其座下大士執
之以示衆曰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尋縱之
令其自為終懼而不能動尋慰之曰吾非害
汝汝但復其本形魔乃現其正體作禮而懺
悔大士因問曰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魔曰

百二

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曰汝盡神力能變
幾何魔曰我化大海不為難事曰汝化性海
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即為
說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
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
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即為剃度乃召五百
應真與之受戒謂之曰汝趣菩提當即成聖
道摩羅果得戒體發光明而異香普薰大士
因之乃大造論議尋而命之曰如來大法眼
藏今以付汝傳之勿令斷絕汝聽吾偈曰

百三

三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
相尋趣大寂是時也當此周顯聖王之世也
四衆遂以其真體閱之於龍龕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迦毘摩羅者花氏國人也未詳其姓初爲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大士較法不勝遂與其徒皆求出家既證聖道馬鳴即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西天竺會其國太子有曰雲自在者德於大士乃欲請往其宮中供養大士辭之曰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太子曰然則吾國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清靜絕俗亦可禪棲雖龍蛇異物所護而尊者至德其必順化大士曰諾從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長可一里瞋目相視大士即直進不顧至山之南方坐於坦處蟒復盤繞其身亦不之顧蟒須臾遂去大士視其所隨之衆已皆逃散無一在者尋獨進將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

出合掌致敬大士問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嘗爲比丘甚好寂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墮爲蟒身止於此窟今已千載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大士因問曰是山復有何人所居其務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此北去十里有巨樹焉能蔭五百大龍其樹之王號龍樹者常爲龍衆說法而我亦預聽大士又集其徒相將而前及至巨樹龍樹果出迎之忻然致禮而問之曰深山孤寂龍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即默而計之曰此尊者其得決定性明道眼耶是大聖人繼真宗乎大士曰汝雖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慮我之非聖龍樹於是悔謝大士即與度之未幾乃命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汝傳之汝

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起身太虛逞其神變乃趣寂滅以化火自焚是時當此周赧王之世也龍樹遂斂其五色舍利建寶塔以闕之

評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

譯比較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存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備書也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百三

五

龍樹大士者西天竺國人也未詳其本姓或曰出於梵志之族其性大聰晤才慧卓犖殆非凡器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始其國有山號龍勝者素爲龍之所棲而山有巨樹能蔭衆龍及大士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山修行乃依其樹然而三藏奧義亦自洞曉已能爲其龍衆說法以故得號龍樹及摩羅尊者來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與龍衆禮之爲師方剃度時其國之君與帝釋梵王皆赴其勝會受戒於大羅漢即成聖道得六神通摩羅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南天竺國先是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洎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遞相謂曰唯此興福最爲勝事佛性之說何可見耶大士因語之曰汝衆欲見佛性

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衆以大士所說臻理皆喜好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衆雖聞說法而無覩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視之獨能契悟遽謂其衆曰識此相乎衆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於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爲師而大士悉與度之會衆聖與其受戒而提婆爲之上首會有五千外道先於其國興大幻術王與國人

皆靡然從之而佛道將塞當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儀白衣持幡伺王每出則趨其前行或隱或顯如此凡七載一旦王大異之以善辭命而致之問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事王復驚其語即欲驗之曰諸天今何所爲曰天今方與阿修羅戰王曰天事豈易明耶曰且待將有應効少頃俄有戈戟雜人手足紛然自空而下王見乃信遂加歎服命外道輩歸禮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見大士遂因之造衆論議若智度者若中觀者若十二門者不啻其千萬偈悉皆方便開釋正法以應其機宜其後乃命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復謂提婆曰汝善傳持勿使斷絕當於未來之世大興佛事已而騰身太虛入月輪三昧大逞神變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後七日天雨舍利而大士復從定起以手指空謂其衆曰

百三

七

此舍利者蓋昔拘那含佛之弟子號摩訶迦尊者嘗發三願之所致也其一曰願我爲佛之時若有聖士化度於世者遇天澍雨至於其身即爲舍利其二曰願大地所生之物皆堪爲藥療衆生病其三曰願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泊然大寂其時當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與其四衆遂建塔以闕之

評曰正宗貴乎簡妙而龍樹大士以廣論發之何哉曰然簡妙常難其至之者方其人機

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導之則淺信者安得其進嚮是故大士爲論務發彼一機者也涅槃豈不云乎汝慎勿爲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夫簡妙者要在其心有所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爲之當否是故證之於簡妙也彌說而彌至不證於簡妙也彌說而彌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天性才辯幼習其國風喜修福業及趣龍樹大士方至其門龍樹試之遣以滿鉢水先置其前大士即以一針投之而進相見忻然契會龍樹現月輪以表佛性衆皆罔測獨大士識之遂以諭其衆人尋亦相與師龍樹出家而提婆果爲其高足弟子及龍樹大士垂入泥洹

遂以大法眼傳之其後大士以其所證廣化
手他方先是迦毘羅國有富人曰梵摩淨德
其國稱為長者有二子長曰羅睺羅次曰
羅睺羅多淨德好治園林種植嘉木一朝其
園木無故忽然生耳如菌大於車輪其美味
可食如此終年唯資淨德與其子羅睺羅多
所斲餘家人輒欲取食其菌即隱然淨德疑
之謂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與汝得食必非
常事何人能為明之羅睺羅多遂說偈欲以
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迴向佛道

適會大士入國至其家而淨德父子喜得所
遇致禮遂以其事問之大士乃與辨之曰昔
汝二十之時嘗命一比丘於舍供養其比丘

百二

雖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詣理坐虛受
汝惠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惡趣故報為此木
耳以償於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時汝諸家人
皆不喜之唯汝與其子能以誠待故今耳
菌獨汝父子得饗復問淨德曰汝年幾何答
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無耳

淨德聞其說心遽廓然益勤歎伏且曰我媿
衰老雖欲出家豈堪事師今此次子素樂入

百三

九

道願捨以備給侍幸尊者容之九大士謂曰昔
如來記此子云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號羅
睺羅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問其子曰汝
何名耶曰我名羅睺羅多大士曰此誠合佛
所記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尋與剃度會聖衆

與受具戒遂專隨遊化一日大士復至巴連弗城俄聞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長幡往立其會所外道遽問曰汝何不前答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答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當自得於是外道詞屈自相謂曰此必大聖宜皆歸之遂問曰汝名爲誰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道輩以風聞其名於是服膺悔過其未即化者後發百千難問而大士恣其無礙之辯一皆折之由是廣造論議若百論之類是也然其勝事既集終命羅睺羅多付之法眼其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已而入奮迅三昧體放八光而趣寂滅其時
當此前漢孝文帝之世也四衆營塔而梵天
助飾共供養之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氏既得
明其家木耳之緣即從提婆大士出家隨侍
往巴連弗城尋受付正法於彼城其後大士
亦統徒廣行教化未幾至室羅筏城之南臨
金水河遽謂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適五佛影
現於中流吾勺其水輒有異味此河之源凡
五百里當有至人居之然如來昔已記曰後
五百年中當有聖者號僧伽難提出於此處
相繼以爲十七世祖遂將衆泝流而上既至

果見難提禪定於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會其出定大士乃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難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入答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答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此義不然答曰彼理非著又曰此義當墮答曰彼義不成又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答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又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答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又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難提乃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大士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

百三

十一

師仁者大士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即廓然遂稽首而說偈曰
三界一明燈 迴光而照我 十方悉開朗
如日虛空住
偈已再禮必求見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繫我所何須依託而求解脫大士即以右手擎其金鉢舉至梵天取天香飯命衆共食而其大衆忽生厭惡皆不能饗大士曰讓而不能食非吾所怪汝業自然乃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之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將爲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嘗趣三果而未純無漏適雖親我豈大見性正宜專意歸此仁

者然吾滅後即爲大衆上首復出一師號伽
耶舍多亦宜知之衆曰大師神力不敢不信
彼云過去佛者尚或疑之難提以其衆心未
伏於已乃謂羅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堆阜江河溝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國土
豐盈人無八苦而行十善及乎雙林示滅今
將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寡至信
正念輕微不務妙悟但樂神力然我自不爲
爲亦何難即展右手入地至于金剛輪際取
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中分諸大衆然飲
者其心益寧於是衆皆推伏作禮悔過大士
後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處世如來之大
法眼用付於汝聽吾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百三

十二

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而讚之曰
善哉大聖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羅多大士即其座上入滅是時也當此漢武
帝之世也四衆建塔以闕全體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僧伽難提者室羅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
寶莊嚴實其國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與其
母語唯稱佛事父母異之詔其國師問子所
以然其國師異人也能知往事謂王曰此子
乃昔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
七歲當復入道出居于金河石窟其父母愛
之常恐如其說及七歲大士果說偈告父母
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初父母不從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門禪利多爲其落髮師留宮中九年始會勝僧與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警曰我已具戒而尚處俗舍年復二十六矣何遇聖者而得聞道

百三

十三

乎遽感天光下照俄見一坦路而前有大山大士即趣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曉自視已坐於石窟間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擯去禪利多然大士於此修禪方且十年而徒稍歸之一日因見瑞氣忽謂之曰將有聖人爲我而來汝速潔前窟待之未幾羅睺羅多果至是時大士在定候七日會其起相與問答凡數百言而羅睺羅多義勝大士伏膺遂從其求道羅多曰如來記汝當爲十七世祖尋命之傳大法眼大士一旦謂其衆曰羅

睺羅多大士嘗說摩提國當出聖士號伽耶舍多繼吾傳法今與汝等往訪其人行之無何有祥風自西而來清襲衆人大士曰此道德風也西之三千里必得聖者相會然是風不類天龍鬼神阿須倫之風者雖有吹揚而不損萬物病遇則愈學遇則通惡業遇之則無於是以神通攝衆少選偕至一山謂衆曰此山之頂有紫雲如蓋必聖人在茲衆四顧不遠果有山舍進之方及其門俄見一童子持鑑趨迎於前大士即問曰汝幾歲耶答曰百歲又曰汝方童幼何謂百歲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歲又曰汝善機耶答曰佛偈豈不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大士復問曰汝持圓鑑意欲何爲童子乃以偈答曰

諸佛大圓鑑 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與大士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
提受之携還精舍會衆與受具戒即命其名
曰伽耶舍多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鏗然發
聲復問舍多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
鈴我心鳴耳又曰我心誰乎答曰俱寂靜故
大士曰善哉妙會佛理宜說法要嗣吾道者
非子而誰尋付大法眼乃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已而舉右手攀木而化其時當此漢孝昭帝
之世也其衆議曰大士滅度於茂木之下其
亦垂蔭於後裔乎或者欲遷於高原而闍維
之雖盡力舉之終不能動遂即其處而焚之

斂舍利復塔于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氏父曰
天蓋母曰方聖初方聖得孕之時夢有人持
一寶鑑而嚮之曰我來也及寤覺體暢於平

日然其室即有異香祥光數現方七日而誕
大士其體瑩然若淨瑠璃生十二歲不浴而
常潔每以閑寂自處或與人語言必高勝其
家本居寶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雲蓋之
初僧伽難提來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師之尋

得付法遂往化於月支國先是其國有婆羅

門曰鳩摩羅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處其舍
之簷下霖潦漬濕未始暫離如此十載雖苦
驅亦不之去羅多疑訝欲得所決當時羅多
年方三十意氣勇壯不顧有果報唯外道自

然之說樂聞而師之尋以問其所師梵志曰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非因緣也羅多復曰我夜嘗夢一金日其明赫然照耀天地而我與梵志方在暗室其日之光忽來燭之我之身即如瑠璃徐有無數螻蟻周而食之師之體則洗然無物斯何自而然幸師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說之皆無所驗羅多疑既不決遂曰非適人意也皆謂自然何異夢而說夢若別遇智者能為解釋我願師之即絕梵志而還當此大士俄見有異氣起即座而謂其衆曰今所見者大乘之氣也復釋之曰氣如金環其事必圓氣若玉璫菩薩在旁今氣類璫其下必有聖人焉然佛亦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間當有菩薩現月支國其後復出一大士於此天竺國繼世

為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應也尋率衆往其氣所至是少頃果有婆羅門者狀類三十許人來問侍者曰此師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也婆羅門即返閉戶大士曰適氣乃驗在此家遂叩其扉內有應曰此舍無人大士曰答無者誰鳩摩羅多以外語有異疑必智者思求決前事乃開戶納之遜大士坐其主榻盛列供養因以犬事問之曰若智者所說解我疑心即師事之大士曰吾說若有所驗汝實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為辯之曰此犬者是汝之父以有微業乃墮畜中昔汝父先以黃金千錠貯於器中而竊埋簷下及其死會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戀此若汝取之是犬必去羅多命工發掘果然得金其犬即去羅多信之乃慕佛法復以昔夢聞之大士亦為

原之曰汝夢日者蓋佛日也照曜天地者度
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
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璃者汝所清淨也
彼體無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蟻食汝
身者必衆知識之所湊泊食汝法味也羅多
以二事皆決意大廓然益加歎伏遂師之出
家誓專給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雖列之
弟子獨器異之故命聖衆與受具戒欲速其
證果後果命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之迦葉
乃至於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受吾教聽是偈
曰
有種生心地 因緣能發明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敬奉其命拜受勤至大士即座起
身作一十八變乃趣大寂用三昧火於空中

百三

十七

而自焚之雨舍利續紛而下四衆接之隨處
各建窠堵波而供養之其時當此漢孝成帝
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鳩摩羅多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往世
嘗生於梵天洎以貪愛菩薩瓔珞乃墮于欲
界他天於彼爲一天人說佛知見彼天人因
之證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衆尊爲導師其
時適有天王女來禮其法會會之衆有千二
百人未之成果輒起情愛故相牽累亦其紹
祖之冥數適至復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
墮偕生此國爲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
寶不可勝數而其父貪恪不知紀極會其國
有羅漢曰海勝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說法乃
證今果至此思報其往德恐大士汨沒於俗

富故從之乞金實欲導而出之遂至其家適見大士爲童即語之曰汝能施我之金當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專家事雖父不在俟聞於母遂以告其母母從其所施大士遂以金一斤施之羅漢尋爲記曰更十五年汝當遇菩薩得證聖道然小有難亦折大業及其父還大士以此建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決所疑於伽耶舍多即伏膺爲師尋預傳法後行教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闇夜多先此客遊輒來禮之而致問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縈不遂我隣之人兇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惑此願仁者一爲決之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

百三

十八

生此生苟爲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爲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爲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爲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爲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爲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爲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爲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隣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

即發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許人父母在乎誠欲入道可返汝國白之父母得志却來未晚夜多曰我國北印上也去之三千餘里豈宜却來願屈仁者就之供養因得度脫大士曰我往雖遠不難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術亦可從之少頃而至大士曰何術曰我兄闍夜摩先爲比丘於國嘗主俱那舍佛塔得其塔前末訶木子然此神物用之塗足須更可以致遠欲止則以其葉拭去塗油足乃不舉大士從用其法與之偕去詣禮其塔佛即放光遍照其衆夜多既聞父母即就剃度於佛塔之前會聖僧與之受戒大士乃爲說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衆亦當然

尋命夜多曰佛昔嘗記汝當爲二十世祖今如來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傳持聽吾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復曰此偈蓋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說汝宜受持夜多再禮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乃趣寂滅其時當此王莽新室之世也闍夜多即其處建塔而供養之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未詳其姓氏素有道識慕通妙理初客遊中印土會鳩摩羅多大士化於其國以所疑報應問之羅多爲說業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羅多不即

許與之歸本國使白其父母方度為比丘羅多知其真大法器復以佛所授記遂以法付之既而大士歷化諸國至羅闍城而其國素多道眾聞大士來皆趨從之先是其眾之首者曰婆修盤頭修行精至晝夜不卧六時禮

百三

二十

佛糞衣一食而淡然無所欲其徒甚以此尊之大士即謂彼眾曰汝此頭陀苦修梵行可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進豈不得道大士曰是人與道遠矣縱其苦行歷劫適資妄本豈能證耶曰仁者何蘊而相少吾師大

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盤頭聞其說忻然乃述偈而讚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緩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南依佛教

大士復謂眾曰此頭陀者非汝輩所並彼於往劫修常不輕行而致然也適吾抑之蓋以其趣道心切恐其如絃甚急必絕故吾不即讚之欲其趣無所得住安樂地尋謂槃頭曰吾言相逆汝得不動心乎槃頭曰何敢動乎我念前之七世生安樂國以務道故嘗事智者月淨而其人謂我曰汝非久當證斯陀舍果宜勤精進夫修行譬若昇天必慕漸上不百三可退之苟有所墮而復上益難其時我年已二十一八十扶杖不能履適會大光明菩薩出世我欲禮之乃詣其精舍事已而月淨俄來相責曰咄哉汝何輕父而重子吾昨視汝將得證

果今已失之我時自以無咎不伏其語即問
 月淨示其所過月淨曰汝適禮大光安得以
 杖倚畫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熟思
 之實如其言此後凡有所聞不復不信縱彼
 惡語猶風度耳況今尊者以正法見教豈宜
 悔吝大士尋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
 汝汝宜傳布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婆修盤頭禮以受命大士於其座上即以首
 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正之爲其
 闍維雖百千人共舉終不能動又諸羅漢同
 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大衆遂炷香祝之其
 體乃自傾委焚已斂舍利衆建浮圖以供養
 之其時當此後漢孝明帝之世也

評曰是大士者反植而化何其異乎曰聖人
 逆順皆得故其神而爲之不可以常道求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音釋

許極切 赭 大赤也 焦 冥 蟪 音焦 螟 音莽 毋黨切 蔽
乃版切 犖 犖 超絕也 菌 巨隕切 鏗 鐘音湯 鈺 待
切金銀 鏗 鏗 分破也
鈺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百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高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

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

而大士尤勝初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

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

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

得吞之即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

衆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

謂誰光蓋即延之與其妻俱拜賢衆獨避嚴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恠曰鄙哉比丘禮不讓丈夫而恭女子伴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衆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實問之曰尊者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何耶賢衆曰我以汝凡夫當汝之禮受其所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其將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輩無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即謝之曰尊者聖人也能知未然賢衆復曰復有一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爲野鵲往於雪山巢如來頂尋以遇佛之緣生爲那提國王及如來至其國爲說夙因復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

之祖師也其人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之佛復記曰汝後以會此菩薩得生忉利天也王乃說偈讚歎其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易育不類凡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毗婆訶菩薩爲之受戒乃慕飲光專以杜多行自修故時人高之號爲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惡象爲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年三十當拏羅三十載而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曷若羅閱城之淳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在而此國適

百四

二

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曰昔佛記云吾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刹帝利號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南拏羅乃嚮象撫其腹發聲大喝雖城廬爲之動群象即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謂此非我爲師後莫能度者即命聖衆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

百四

三

乃以偈讚曰

爲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

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王不須留遂與摩拏

羅去之後乃命摩拏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

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起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

四衆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爲神

化乃頽然復其座而滅焚已衆斂舍利建寶

塔而供養之其時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

自在其國之王也拏羅即其次子生有異迹

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尋

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竺國其王曰瞿曇得

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遇聖人以知

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官中一日俄有佛

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

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鴿後示慈

力王刺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

示月光王捐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

右助之至命衆力士皆不能舉尋集其國之

智者共辨欲圖遷之是時大士與會議其國

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

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

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衆謂王

曰此不足驚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即趨大士自悔其過王見大士即止其狂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於前後際如視諸掌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乎哉王稱善必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衆衆皆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阿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祕我釋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爲塔之故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每置一塔其

百四

五

地必賢聖成道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慨聞道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天子從佛出家願衆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肅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夢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噉及醒其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即以三昧將去其宮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曷異蟻垤之微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三千餘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

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真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別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丘於月支國九白樓一林間以誦大品般若爲業感群鶴依之適值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是尊者乃那提王子昔爲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當爲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衆羅漢問其何以然曰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衆曰吾

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衆乘虛趣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夙習而終不能見尊者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鶴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滅劫已於妙喜國生婆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伽藍新成大鐘是子曾以梅檀爲槌助其聲擊彼爲鍾者已得菩提而此報之聰明鶴勒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我雖感群鶴相依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時嘗爲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宮命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弟子恠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

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
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濫食皆報
爲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
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勒那大感遂曰此
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
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
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
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
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徧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衆闍維之斂舍利建塔供

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
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
七佛真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
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有童子臨須彌山手
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也尋竟有娠他日忽
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孕慎勿汙之
金光曰潔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
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
劫時已能爲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
爲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雨華地出金錢國
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
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爲其一子
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

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感之汝果得
通當復神化未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
光忽然失之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
人淫祀拘羅神爲之歎曰三界微劣寡得正
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詣之其廟貌即墮年
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山初其
師使專誦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樓月
支之林間感群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
摩拏羅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
天竺國會其國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
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賢聖來應此夢王即
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奏之王遽以
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緋素
衣人前拜鶴勒王默駭此何人不挹主者大
士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

百四

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
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
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
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凡有百億而四
天之下約有四千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
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
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
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
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間三劫
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後
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壽亦有
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夭有不
天者報既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
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
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

百四

九

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夭亡其父母與兄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舉不動兄恠之問大士曰衆盡力舉之何以不動曰過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收其棄像此喪必舉師子如其言復來弟喪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聞法即解乃趨於弟子之列時其徒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

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即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麤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橫布其前類忉利天梯大士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未難興于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即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

座寂然遷化四衆闍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

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

晤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晚

師鶴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

有沙門曰婆黎迦者專習小乘禪觀黎迦之

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爲五家學有曰禪定

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者有

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

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爲不

百四

十一

語而反佛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衆皆服其教其五禪觀之衆爲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衆皆尊之以前四衆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

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遂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輒開一夕其父夢神人令送師子醫之父明日遂携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於是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

百四

十二

衆曰此子手握者汝等知之乎衆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國土嘗爲比丘以誦龍王經爲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出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爲覲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爲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黎衣爲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官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悞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官遂易其徒皆爲僧形計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

百四

十三

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爲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爲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衆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逃乎其王彌羅崛果仗劍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懼乎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

丈許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爲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爲白衣者然其爲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糺衆爲無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爲白衣來與其會當時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未始輒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勢既紛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事故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害時當此前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為祖自謂則曰已得蘊空此其為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法乎他傳付法藏也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

其妄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

十四

十四

携詣師子尊者辨其夙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如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警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十五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

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採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恠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

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

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寧
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
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
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
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
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
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
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
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弟子豈有
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
蜜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
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
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
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
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

百四

十七

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
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
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
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
傳果爾亦何以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
僧伽黎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
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
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黎如故
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黎衣王即請
之遂詔出其太子初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
得以時進膳飢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
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
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
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
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

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
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
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
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
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
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
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
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
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
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
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
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
倏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
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尊者曰三千
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

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爲是語然王之所
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
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
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
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
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
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
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
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
夜星皆晦世有比丘百四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
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
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
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
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
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

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
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
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
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
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
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
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不一
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
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
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
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
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
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
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
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

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
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
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
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
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
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
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
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
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
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
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
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
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
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
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

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蜜多尋亦證果即與蜜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蜜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黎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為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蜜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衆各以衣裓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評曰謂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寶劍出乎良冶尚能變化不測而光貫星斗方士資乎世術亦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況乎聖人之上衣大法之勝器此可然乎能無耀乎其言地動至乎雲日草木之祥瑞遠以業理求之至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百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

上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百五

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

曰德勝即其國之王蜜多蓋德勝之太子也

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竒之然其天性

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

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

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

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官乃得付法其後遊

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刹帝堅固信重

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

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蜜多入國其人道
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
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
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
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
曰未見其罪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
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
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
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
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
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
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
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
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
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

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蜜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于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

百五

二

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子然放達自號瓔珞閭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遽發隱語曰神人脚踏土會裏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也中人我最高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念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己嗣其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平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國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脩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蜜多化導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

百五

五

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寧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

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為金塔以闕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幼喪父母子然匄食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直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

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堅固者與不如蜜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顯蜜多即攜至王宮他日為之出家會勝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蜜多

果以法眼付之縱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

百五

四

出世為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加此珠乎其一月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

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寶未足爲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爲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己嗣其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平

百五

五

若未有如其爲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果能釋之願從出家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亦不能免之但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爲善之至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輕綵欲其終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蓋表其所嚮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是亦報生天上也亦其爲善之明効非不令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樂異花應之尋如其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提多羅獨於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興其二兄怪之以問尊者尊者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日明照天地其

父殞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為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祥光七十餘道尋超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可勝數四眾欽之與其國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闕之是時當此宋孝武帝之世也以達磨六十七年後方東來筭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而此曰般若多羅又謂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

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識語而後頗驗之豈非以法自其後而大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初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國之王達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勝卓然不輩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羅說法王官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之義才辯清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百五法器及父歿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受其禮為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今宜以菩提達磨

為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
月明晝現尊者尋亦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
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
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囑尊者曰
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然須我
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
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
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
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
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
載必有難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
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為恐不汝
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已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
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為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曰吾滅後一百六十
年末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
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乎般若又說
偈曰

震旦雖闕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
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

曰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
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文字之中暫小形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峯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即登吾何憂乎尊者又
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
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為魔事又說偈
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為

百五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難黑衣童子必善釋
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
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雖難興二人
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識歸而不
嚮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
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為大也汝
宜知之又說偈曰

百五

九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識詞腰長脚短合掌向天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又如素絹立在目前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
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
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鳥來上高堂欲興 白雲入地色還清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 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
非汝一世所覩然得真天眼乃可即見般若
多羅既滅尊者稟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
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

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
盛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其國
有僧曰佛大勝者輒離其所傳為六宗分化
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
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
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為
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衆然其道皆非大至
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
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
何名實相其衆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
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
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
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為實又問曰諸相不
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答曰我言
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

汝言不定當為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答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即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即懸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即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實相次二詣其無相宗所問之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其衆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尚無

百五

十一

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遽起謝之尊者即為授記曰汝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興亦汝伏之次三詣其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其衆之首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問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為定慧答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又問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可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即廓然開悟致禮伏膺次四詣其戒行宗所而問之

曰汝以何者爲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爲一
爲二其衆之首者名亡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
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曰汝言依
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違背
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答曰我有內
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
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
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
即自省其非拜謝稱幸次五詣其無得宗所
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
無得得其衆之首曰寶淨者前而答曰我說
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亦得又問曰
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得答
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
又問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

百五

十二

何得寶淨於此乃昭然發悟次六詣其寂靜
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衆
之首者名亡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
諸無染名之爲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
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
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
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
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衆皆宗而師之尊者道
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
王曰異見者實前王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
之姪也輒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我之祖先皆十二
惑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爲豈宜踵之遂
於教大作患難尊者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社
乃興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爲教之因念前無
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

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曰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大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盍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其衆少頃皆

百五

十三

至列禮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難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王初以真俗二諦與之辯論言皆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縣知宗勝詞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

命以神力疾舉即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凌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傲未已即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既有道何斤沙門我雖無解幸王見問王厲聲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

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雖今百歲何為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緣

神人乃說偈曰

| | | |
|-------|-------|-------|
| 師壽於百歲 | 八十而造非 | 為近至尊故 |
| 熏修而入道 | 雖具少智慧 | 而多有彼我 |
| 所見諸賢等 | 未嘗生珍敬 | 二十年功德 |
| 其心未恬靜 | 聰明輕慢故 | 而致至於此 |

百五

十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娑羅

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遽大駭曰吾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尋至王宮王泣拜不能起尊者即為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

百五

十五

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擯投崖死已久矣王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叔何方為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使去果見道王已迎達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

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二沙門因請於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爲其救之尊者即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勝異可爲其興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爲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蟒極長初吐火逼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

即清涼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教謀欲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宮掖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化坐寶蓮皆爲說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於震旦其緣已稔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王不能留即爲其治裝載以大船翼日王躬帥親戚臣屬送於海壖國人觀之者皆泣下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奏

傳登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祇至七年唯今王佑

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為廣州刺史唯昂姪蕭勳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誤以勳為昂耳前錄國本者既是非不嫌今不致轉削且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存其闕疑也

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官因詔尊者陪坐

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

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

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對曰不識帝不悟即罷去尊者知其機緣

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

魏境尋至雒邑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

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眾皆

不測其然俗輒以為壁觀婆羅門僧未幾洛

百五 十七

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為人曠達混世世亦以

為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曰至人

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

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

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

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

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尚以大悲智開甘

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

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

豈此微勞小効而輒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

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謂光曰諸佛

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

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

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

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

可此後學者乃信緇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既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等者皆讓去凡三返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尋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授汝此

僧伽黎寶鉢以爲法信唯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潛通密證千萬有餘汝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

我於此屢爲藥害而不即死之者蓋以茲赤

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而未得其應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即往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揚銜之者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

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尊者曰
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
問曰祇此一義爲別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
其古今不馱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
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術之復曰弟子業
在世俗罕遇知識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
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爲
之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纏 超然名之曰祖

術之得教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即謝世益福
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敝惡者滋多我雖久存
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術之曰自師至此孰

嘗見傷幸示其人即爲辨之尊者曰言之則
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已而術之
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
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術之聞偈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
逝其時必後魏幼主釗與孝莊帝廢立之際
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
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贈寶
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
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
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
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
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脩然而征雲嘗問曰

大師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別及復命明帝果已獸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墳視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遇既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爲玉氎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

百五

十

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菩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頓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爲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運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見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銜之堅問祖

百五

二十一

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輩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槩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祖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則何祇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見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銜之堅問祖

師不已而爲其說偈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識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識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刺客有爲北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鑒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者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云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

百五

五

而明帝在位祇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為準其諸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禪經之年算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算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既出家得法

百五

二十三

後尚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三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却計其在西隨師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已一百五十歲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訛也不可為準

音釋

孺而宜切江河邊地也銜熒絹切劉之遙切贈乎鳳切以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百六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闕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遽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戒於永穆寺去務義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

尊者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師欲爲灸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爲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爲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爲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爲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覩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
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
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爲其釋褐落髮曰
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
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
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
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
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
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
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識之耳璨曰何識答曰
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興者也偈不云
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

百六

二

壽龍生武子忽逢小兒寂無窮以數計之嘗
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
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
處或鄜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
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爲尊者曰我自調心何
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
經於莞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
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
爲之遷辨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侃曰慧可
狂邪頗誑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
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世壽一百七
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
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謚
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爲
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

百六

三

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爲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即有發悟乃師其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爲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謂山谷山寺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寔顯學者知求其

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

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

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即是

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乃願以弟子

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

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

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

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盛會州人與其

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

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

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壙焚之

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

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故舒人號爲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爲害及尊者至皆絕一日有神光遽發其寺甘露泫於山林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明皇謚曰鑒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瑄爲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

百六

五

肯以爲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濟縣信生遂爲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叅見僧璨尊者即問答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冑金色赫赫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謂雙峯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辭不起又詔太宗謂

使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逆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遽見一兒好骨目可七歲許心竒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僧既還尊者即為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復謂忍曰我昔武德中嘗遊廬鼻鼻其絕頂見此破頭山其上有紫雲如蓋下發白氣橫分六道汝以為何瑞忍曰是必和尚已後橫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壽七十有二是時實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後三載其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大曆中代宗賜謚曰大鑒禪師塔曰慈雲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百六斬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六

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人之相有賢者嘗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遇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

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盧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對曰人有南北佛性豈

百六

七

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著槽廠去慧能即退求處碓所盡力於曰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爲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博學衆方尊爲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爲衆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若依此修行亦得勝果

勉衆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爲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爲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諸佛出世唯爲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爲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真實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乎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

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黎衣寶鉢
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
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
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
以衣鉢爲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
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
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
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
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
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
法其衆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
矣斯復何言衆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

百六

之衆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
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衆曰吾事已畢
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
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四衆建浮圖於黃
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瑄武
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爲新興人也方三
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
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爲
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
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
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
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
者喜之爲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

百六

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爲善友初志
略有姑爲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爲業
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爲尼釋之尼即推經
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
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
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
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
自感曰我始爲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
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
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
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
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
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往征是時年已三十
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
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

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
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
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
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
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給其
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
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
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
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
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剎幡飛揚俄有二
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
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
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
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者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真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真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詔

百六

十一

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

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敷然布諸京國使學者脩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真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

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差勅改寶林為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復改為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為國恩寺

百六

士

尊者每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
昧若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
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
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
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
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
要并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
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

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
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
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
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
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為塔之意乃欲報
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
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楫其時大衆皆
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
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
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
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
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
偈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為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
 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
 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
 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
 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
 務建塔爭迎其真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
 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
 而香煙條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
 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
 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
 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
 鐵鏃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
 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
 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縷經
而泚言類孝子者蓋順
乎祖師隱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鏃護處已
語之意耳
百六

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
 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
 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
 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
 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
 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
 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
 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偃賊曰張淨
 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
 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
百六
 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十五遂夢尊者
 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
 持還曹溪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初大鑒示為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
 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百七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井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為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為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詳於傳燈廣燈二錄宋高僧傳吾不復列之此而書者蓋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傳起自大鑒而終於智達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鑒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琬多三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誠者一曰匾檐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鐘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

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嶽懷讓禪者一曰温州玄覺者一曰司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令韜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嵩山尋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真者一曰南嶽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井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峽山泰祥者一曰光州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辯才者一曰廣州吳頭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真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璿者一曰韶州刺史韋據者一曰義興孫菩薩者
大鑒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禪師吉州安城人

也初於大鑒之衆最爲首冠大鑒嘗謂之曰
從上以衣與法偕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
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
今復傳之慮起其諍衣鉢宜留鎮山門汝則
以法分化一方無使其絕思尋歸其鄉邑居
清源山之靜居寺最爲學者所歸其法嗣一
人曰南嶽石頭希遷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也初
自高山安國師法會往叅六祖大鑒大鑒問
曰什麼處來曰高山來大鑒曰什麼物恁麼
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鑒曰還可修證
否讓曰修證即不無汗涑即不得大鑒曰祇
此不汗涑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
是昔般若多羅所識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
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讓即豁然

百七

二

大悟事大鑒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精
舍四方學者歸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
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嶽常浩者一曰智達
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揚州
嚴峻者一曰新羅國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
曰東霧法空者

大鑒之二世曰羅浮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靈運者

大鑒之二世曰制空山道進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荊州玄覺者

百七

三

大鑒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大鑒之二世曰司空山本淨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中使楊光庭者

大鑒之二世曰緣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韶州小道進者一曰韶州遊寂者

大鑒之二世曰祇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州道倩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得法於大鑒尋隱於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凡四十餘年不出其山唐肅宗聞其風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孫朝進馳詔及忠至京師賜肩輿上殿待以師禮然忠道力充甚智辯絕世雖以道規教帝者而無所畏惡沮折邪見輩雖難問萬端未嘗少為之屈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航源真應者一曰鄧州香嚴惟戒者一曰開府孫知右者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鑒之二世曰洛陽荷澤神會禪師初以沙彌參見大鑒因問答乃發大慧戒後會大鑒

入滅北秀之說浸盛會遂趨京師以天寶四年獨斷祖道為南北宗著書曰顯宗論大鑒所傳自是遂尊於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人一曰黃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光寶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懷安郡西隱山進平者一曰澧陽慧演者一曰河陽懷空者一曰南陽圓震者一曰宜春廣敷者一曰江陵行覺者一曰五臺山神英者一曰五臺山無名者一曰南嶽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滿者一曰涪州朗禪師者一曰廣陵靈坦者一曰寧州通隱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尹李常者

大鑒之三世曰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荊州天皇道悟者一曰京兆尸利者一曰丹霞天然者一曰潭州

招提慧朗者一曰長沙興國振朗者一曰澧州藥山惟儼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汾州石樓和尚者一曰鳳翔法門佛陀和尚者一曰潭州華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巔和尚者一曰潭州長髭曠禪師者一曰水空和尚者一曰寶通者一曰海陵大辯者一曰渚涇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詵者一曰漢州常清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嶺和尚者一曰常州義興和尚者

百七

五

百三十七人大鑒之後世能以法而得人者一最爲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丈惟政者一曰泐潭法會者一曰杉山智堅者一曰泐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一曰石鞏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江西北蘭讓禪師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滿者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鄴村自滿者一曰鼎州中邑洪恩者一曰百丈懷海者一曰鎬英者一曰崇泰者一曰玉姥山儵然者一曰華州策禪師者一曰澧州智聰者一曰雲秀山神鑒者一曰揚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藏者一曰京兆懷韜者一曰處州法藏者一曰河中府懷則者一曰常州明幹者一曰鄂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懷坦者一曰潞府元禮者一曰河中府保慶者一曰甘泉志賢者一

曰大會山道晤者一曰潞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覺平者一曰義興勝辨者一曰海陵慶雲者一曰洪州玄虛者一曰三角山總印者一曰魯祖山寶雲者一曰泐潭山常興者一曰處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懷暉者一曰栢巖明哲者一曰鵝湖大義者一曰伏牛山自在者一曰盤山寶積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寶徹者一曰鹽官齊安者一曰五洩山靈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寬者一曰湖南如會者一曰鄂州無等者一曰歸宗智常者一曰韶州清賀者一曰紫陰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練山神翫者一曰崛山道圓者一曰玉臺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曇覲者一曰荊州寶積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漢南良津者一

曰京兆崇禪師者一曰南嶽智周者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栢巖常徹者一曰乾元暉禪師者一曰齊州道巖者一曰襄州常堅者一曰荊南寶正道本者一曰雲水靖宗者一曰荊州靈湍者一曰龍牙圓暢者一曰雙嶺道方者一曰羅浮山修廣者一曰峴山定慶者一曰越州惟獻者一曰光明普滿者一曰汾州無業者一曰澧州大同廣澄者一曰南泉普願者一曰五臺鄧隱峯者一曰佛嶼和尚者一曰烏臼和尚者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嶺和尚者一曰齊峯和尚者一曰大陽和尚者一曰紅螺山和尚者一曰龜洋無了者一曰利山和尚

者一日乳原和尚者一日松山和尚者一日
則川和尚者一日西園曇藏者一日百靈和
尚者一日金牛和尚者一日洞安和尚者一
日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日秀溪和尚者一日
馬頭峯神藏者一日華林善覺者一日水塘
和尚者一日古寺和尚者一日江西楔樹和
尚者一日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日陽岐甄叔
者一日濛溪和尚者一日黑澗和尚者一日
興平和尚者一日逍遙和尚者一日福溪和
尚者一日水老和尚者一日浮盃和尚者一
日龍山和尚者一日居士龐蘊者一日天目
明覺者一日王屋山行明者一日京兆智藏
者一日大陽希項者一日昆山定覺者一日
隨州洪山大師者一日連州元堤者一日泉
州慧忠者一日安豐山懷空者一日羅浮山

道行者一日廬山法藏者一日呂后山寧黃
者

大鑒之三世曰下回田善悟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潭州無學者

大鑒之三世曰衡州道倩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湖南如寶者

大鑒之三世曰耽源山真應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吉州正邃者

大鑒之三世曰法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荆南惟忠者

大鑒之三世曰河陽懷空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鑒之三世曰烏牙山圓震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日吳頭陀者一日四面山法智者
大鑒之三世曰五臺山無名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五臺山華嚴澄觀者

大鑒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義俛者

大鑒之四世曰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日京兆翠微無學者一日丹

霞義安者一日吉州性空者一日本童和尚

者一日米倉和尚者一日揚州六合大隱者

一日丹霞慧勤者

大鑒之四世曰藥山惟儼禪師其所出法嗣

九人一日道吾圓智者一日雲巖曇晟者一

日華亭船子德誠者一日宣州楔樹慧省者

一日藥山高沙彌者一日鄂州百顏明哲者

一日郢州涇源光宓者一日藥山夔禪師者

一日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長髭曠禪師其所出法

百七

八

嗣一人曰潭州石室善道者

大鑒之四世曰潮州大巔和尚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漳州三平山義忠者一日萊山和

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僊天和尚者一日福州普光和尚

者

大鑒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虔州處微者一日雞林道義

者一日新羅國慧禪師者一日新羅國洪直

者

百七

九

大鑒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壽州良遂者一日新羅無

染者

大鑒之四世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茱山慧超者一曰舒州景諸者一曰莊嚴寺光肇者一曰潭州慕輔山昭禪師者

大鑿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曰京兆弘辯者一曰龜山智真者一曰鼎州懷政者一曰金州操禪師者一曰鼎州古堤和尚者一曰河中府公畿和尚者一曰栢林閑雲者一曰宣州玄哲者一曰河中府寶堅者一曰西京道志者一曰絳州神祐者一曰西京智藏者一曰許州無迹者一曰壽山惟肅者一曰新羅玄昱者一曰新羅覺體者

大鑿之四世曰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其一曰襄州關南道常者一曰洪州雙嶺玄真者一曰徑山鑿宗者一曰白雲

曇靖者一曰潞府文舉者一曰新羅品日者一曰壽州建宗者 唐宣宗皇帝

大鑿之四世曰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福州龜山正原者一曰甘泉寺曉方者一曰甘泉寺元遂者一曰明州棲心寺藏奘者

大鑿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鑿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其一曰新羅國迦智者一曰杭州天龍和尚者一曰新羅國忠彥者

大鑿之四世曰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其一曰湖南上林成虛者一曰五臺祕魔和尚者一曰湖南祇林和尚者一曰呂后山文質者一曰蘇州法河者

大鑒之四世曰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鎮府普化和尚者一曰鎮州
上方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其所
出法嗣六人百七一曰京兆法智者一曰京兆慧
建者一曰京兆無表者一曰京兆元淨者一

曰京兆慧光者一曰京兆義宗者
大鑒之四世曰雲水靖宗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華州小馬神照者一曰華州道圓
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嘉禾藏廩者一曰羊腸藏
樞者

大鑒之四世曰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其一曰鎮州常正者一曰鎮州奉

百七

十一

先義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廬山歸宗寺法常或作禪師

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福州芙蓉山靈訓者

一曰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者一曰新羅大

茅和尚者一曰五臺山智通者一曰洪州高

安大愚者一曰江州刺史李激者

大鑒之四世曰魯祖山寶雲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雲水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山南道節度使于迪者

大鑒之四世曰華嚴寺智嚴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黃州齊安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初

參道一禪師於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

四方學士莫不歸之然海師尤有遠識嘗以

禪者所會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於經律之規法遺於後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人一日瀉山靈祐者一日黃檗希運者一日大慈山寰中者一日天台普岸者一日石霜性空者一日筠州常觀者一日福州大安者一日古靈神贊者一日廣州通禪師者一日江州雲龍或作龍雲臺禪師者一日洛京衛國道禪師者一日鎮州萬歲和尚者一日洪州東山和尚者一日高安無畏者一日東巖道曠者一日刑州素禪師者一日唐州大乘山吉本者一日小乘山慧深者一日揚州昭一者一日羅浮鑒深者一日洪州九僊山梵雲者一日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日廬山操禪師者一日越州契真者一日筠州包山天性者一日大梅山彼岸者一日遼山藏術者一日祇

百七

十二

關山道方者一日清田和尚者一日大干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荆南惟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日道圓者一日益州如一者一日廬山東林雅禪師者一日奉國臣照者

大鑒之四世曰吳頭陀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玄因者

大鑒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長沙景岑者一日白馬曇照者一日終南山師祖者一日香嚴義端者一日趙州從諗者一日池州靈鷲關禪師者一日茱萸山和尚者一日子湖利蹤者一日嵩山和尚者一日日子和尚者一日蘇州西禪和尚者一日池州白衣甘贄者一日資山存制者一日江陵道弘者一日宣州玄

極者一曰新羅道均者一曰宣州刺史陸巨者

大鑒之四世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

大鑒之五世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鑒者十三一曰泐潭寶峯

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洪州嚴陽尊者一曰

揚州慧覺者一曰隴州奉禪師者一曰婺州

從朗者一曰婺州新建禪師者一曰杭州多

福和尚者一曰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曰麻谷

和尚者一曰觀音定鄂者一曰宣州茗萍和

尚者一曰太原免道者一曰幽州燕王者一

曰鎮州趙王者

大鑒之五世曰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台州勝光和尚者一曰漳

州浮石和尚者一曰紫桐和尚者一曰日容

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鄂州茱萸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石梯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長沙景岑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雪竇常通者一曰婺州嚴靈者

大鑒之五世曰白馬曇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晉州霍山無名者

大鑒之五世曰吉州性空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歙州務源和尚者一曰棗山光仁

者

大鑒之五世曰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曰投子

山大同者一曰湖州道場如訥者一曰建州白雲約禪師者一曰伏牛山元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石霜慶諸者一曰漸源仲興者一曰祿清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曰涿州杏山鑿洪者一曰潭州神山僧密者一曰幽谿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夾山善會者

大鑿之五世曰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關南道吾者一曰漳州羅漢者

大鑿之五世曰杭州徑山鑿宗大師其所出

百七

十四

法嗣三人一曰天童咸啓者一曰背山行真者一曰杭州大慈山行滿者

大鑿之五世曰天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婺州俱胝和尚者一曰新羅彥忠者

大鑿之五世曰高安大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鑿之五世曰新羅洪直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興德大王者一曰宣康太子者

大鑿之五世曰許州無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遂者

百七

十五

大鑿之五世曰小馬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縉雲郡有緣者

大鑿之五世曰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大隨法真者一曰靈樹如敏者一曰福州壽山師解者一曰饒州

峩山和尚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州浮江和尚者一曰潞州潞水和尚者一曰廣州圓或作明禪師者一曰温州靈陽禪師者一曰洪州紙衣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臨濟義玄者一曰睦州陳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頃山楚南者一曰福州烏石山靈觀者一曰杭州羅漢宗徹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相國裴休者一曰揚州德元者一曰土門讚禪師者一曰襄州政禪師者一曰吳門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超禪師者一曰蘇州憲禪師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瀉山靈祐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巖智閑者一曰延慶法端者一曰徑山洪誣

者一曰靈雲志勤者一曰益州應天和尚者一曰九峯慈慧者一曰京兆米和尚者一曰晉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侍者一曰長延圓鑒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方者一曰瀉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順者一曰興元府崇皓者一曰鄂州全諗者一曰嵩山神劔者一曰許州弘進者一曰餘杭文立者一曰越州光相者一曰蘇州文約者一曰上元智滿者一曰金州法朗者一曰鄂州超達者一曰白鹿從約者一曰西堂復禪師者

一曰温州靈空者一曰大瀉簡禪師者一曰荆南智朗者一曰瀉山普潤者一曰瀉山法真者一曰黑山和尚者一曰滁州神英者一曰石或無霜山和尚者一曰南源和尚者一曰瀉山冲逸者一曰瀉山彦禪師者一曰三

角法遇者一曰鄧州志詮者一曰荊州弘珪者一曰巖背道曠者

大鑒之五世曰遂州道圓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終南山圭峯宗密者

大鑒之五世曰奉國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百七

十六

三人一曰鎮州常一者一曰滑州智遠者一

曰鹿臺玄邃者

大鑒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雲居道膺者一曰撫

州本寂者一曰洞山道全者一曰龍牙居遁

者一曰京兆休靜者一曰京兆峴子和尚者

一曰筠州普滿者一曰台州道幽者一曰洞

山師慶者一曰洛京遁儒者一曰越州乾峯

和尚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尚者一曰天童咸

啓者一曰潭州寶蓋山和尚者一曰益州通

百七

十七

禪師者一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撫州疎

山光仁者一曰澧州欽山文邃者一曰天童

義禪師者一曰太原方禪師者一曰新羅金

藏和尚者一曰益州白禪師者一曰潭州文

殊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尚者一曰邵州

西湖和尚者一曰青陽通玄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巖頭全豁者一曰雪峯義存

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瓦官者一曰

高亭簡禪師者一曰洪州資國和尚者一曰

德山紹夔者一曰鳳翔府無垢者一曰益州

雙流尉遲者

大鑒之六世曰睦州陳尊宿其所出法嗣二

人一曰睦州刺史陳操者一曰嚴陵釣臺和

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
華人也姓邢氏少有遠志戒後即務學宗乘
及往黃檗法會其上座僧初勸禪師問法於
黃檗曰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
禪師凡三問黃檗皆三打之師以此乃告辭

其上座僧上座遂謂黃檗曰義玄雖後生可
教若辭去師宜多方接之明日義玄果辭黃
檗遂謂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問曰什
處來玄曰黃檗來大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
義玄嘗三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為其三度
被打不知過在何處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
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玄於是大悟曰元來
佛法無多子大愚遽揚玄曰汝適來道我不
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汝見箇甚麼道理玄
遂揮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開玄曰汝師黃

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黃檗黃檗問曰汝回何
速玄曰祇為老婆心切黃檗曰大愚遮老漢
待見與打一頓玄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
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吟吟大笑禪師後乃還
趙趙人慕之遂命居臨濟學者聞風皆以遠
近歸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日鄂州
灌谿志閑者一日幽州譚空者一日鎮州寶
壽沼和尚者一日鎮州三聖慧然者一日魏
府存獎者一日定州善崔者一日鎮州萬歲
和尚者一日雲山和尚者一日桐峯庵主者
一日杉洋庵主者一日涿州紙衣和尚者一
日虎谿庵主者一日覆盆庵主者一日襄州
歷村和尚者一日滄州米倉和尚者一日齊
魯者一日涿州秀禪師者一日善權徹禪師
者一日金沙禪師者一日允誠禪師者一日

新羅智異山和尚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
定上座者一曰齋上座者

大鑒之六世曰魏府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廬州大覺者一曰廬州澄心旻德
者一曰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曰宋州法華和

百七

十九

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圭峯宗密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圭峯溫禪師者一曰慈恩太恭者
一曰興善太錫者一曰萬乘宗禪師者一曰
瑞聖覺禪師者一曰化度仁瑜者

大鑒之六世曰鹿臺玄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龍興念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滑州智遠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彭門審用者一曰圓紹者一曰上
方真禪師者一曰東京法志者

大鑒之六世曰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昇州長慶道欬者

大鑒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人一曰仰山光穆者一曰晉州
景通者一曰杭州龍泉文喜者一曰新羅順
支者一曰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曰仰山東塔
和尚者一曰洪州觀音常燭者一曰福州東
禪慧茂者一曰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曰處
州遂昌者

大鑒之六世曰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二人一曰吉州止觀者一曰壽
州紹宗者一曰襄州延慶法端者一曰益州
無涿者一曰益州長平山和尚者一曰益州
演教大師者一曰安州清幹者一曰終南山
豐德寺和尚者一曰均州武當山暉禪師者

一曰江州雙谿田道者一曰益州照覺和尚者一曰睦州東禪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福州雙峯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雙峯古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杭州徑山洪誼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洪州來嶺和尚者一曰廬州寂禪師者一曰臨川義直者一曰杭州功臣道者

大鑒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溫禪師者一曰福州牛頭微禪師者一曰西川香山澄照者一曰陝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濠州思明者一曰鳳翔招福者一曰興元中梁山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隱和尚者一曰安州九

巖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者

百七

千

一曰九巖山敬慧者一曰東京觀音巖俊者一曰桂陽龍福真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蘄州三角山令珪者

大鑒之六世曰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南際山僧一者一曰大光山居誨者一曰廬山懷祐者一曰九峯道虔者一曰涌泉景欣者一曰雲蓋山志元者一曰藏禪師者一曰福州洪荐者一曰德

山慧空者一曰吉州崇恩者一曰石霜輝禪師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潭州伏和

百七

二十一

尚者一曰鹿苑暉禪師者一曰寶蓋約禪師者一曰雲門海晏者一曰湖南文殊和尚者一曰石柱和尚者一曰中雲蓋和尚者一曰河中存壽者一曰南嶽玄泰者一曰杭州敬

禪師者一曰潞府宗海者一曰新羅欽忠者
一曰新羅行寂者一曰洪州鹿源和尚者一
曰大陽山和尚者一曰滑州觀音和尚者一
曰鄆州正覺和尚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
一曰許州慶壽和尚者一曰鎮州萬歲和尚
者一曰鎮州靈壽和尚者一曰鎮州洪濟和
尚者一曰吉州簡之者一曰大梁洪方者一
曰邛州守閑者一曰新羅朗禪師者一曰新
羅清靈者一曰汾州爽禪師者一曰餘杭通
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二人一曰樂普山元安者一曰
洪州令超者一曰鄆州四禪和尚者一曰江
西懷忠者一曰盤龍可文者一曰撫州月輪
者一曰洛京寰普者一曰太原海湖和尚者

一曰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曰鳳翔府幽禪
師者一曰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曰韶州曇普
者一曰吉州僊居山和尚者一曰太原端禪
師者一曰洪州延慶和尚者一曰越州越峯
和尚者一曰鼎州祇闍山和尚者一曰益州
棲穆和尚者一曰嵩山全禪師者一曰益州
夾山院和尚者一曰西京雲巖和尚者一曰
安福延慶休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灌溪志閑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汝州寶應和尚者一曰天鉢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寶壽沼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曰西院第

二世寶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涿州紙衣和尚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鎮州譚空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鎮州大悲和尚者一日淄州

水陸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日潭州有緣者一日

龍興和尚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日京

兆白雲善藏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

尚者一日陝府龍峻山和尚者一日大光山

玄禪師者一日漳州藤霞和尚者一日宋州

百七

二十三

淨覺和尚者一日華州證和尚者一日鄂州

永壽和尚者一日鄂州靈竹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人一日新羅清院和尚者一日

洪州泐潭神黨者一日吉州行修者一日洪

州明禪師者一日吉州稔和尚者一日洪州

延茂和尚者一日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日洪

州泐潭悟禪師者一日吉州禾山無殷者一

曰泐潭牟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紹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日雲蓋山志罕禪師者一日

新羅卧龍和尚者一日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日新羅瑞巖和尚者一日新羅泊巖和尚者一日新羅大嶺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中雲蓋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雲蓋山景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德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日杭州佛日和和尚者一日蘇州永光院真禪師者一日洪州同安丕禪師者一日歸宗澹權者一日池州廣濟和尚者一日潭州水西南臺和尚者一日歛州朱谿謙禪師者一日揚州豐化和尚者一日雲居山道簡者一日歸宗懷惲者一日洪州大善慧海者一日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日南嶽南臺和尚者一日雲居山昌禪

師者一日池州嵇山章禪師者一日晉州大梵和尚者一日新羅雲柱和尚者一日雲居山懷岳者一日冷珏和尚者一日潭州龍興寺悟空者一日建州白雲滅禪師者一日潭州幕輔山和尚者一日舒州白水山瑋禪師者一日廬州冶父山和尚者一日南嶽法志者一日新羅慶猷者一日新羅慧禪師者一日洪州鳳棲山慧志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日撫州荷玉光慧者一

日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日衡州育王山弘通者一日撫州金峯從志者一日襄州鹿門處真者一日撫州曹山慧霞者一日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日處州廣剎容禪師者一日泉州小谿院行傳者一日西川布水巖和尚者

一曰蜀川西禪和尚者一曰華州草庵法義者一曰韶州華嚴和尚者一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報慈藏嶼者一曰襄

州含珠山審哲者百七一曰鳳翔白馬弘寂者二十五一

曰撫州崇壽院道欽者一曰楚州觀音院斌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京兆華嚴寺體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鳳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

饒州北禪院惟直者一曰濰州化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普滿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洪州同安威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青林師虔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龍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門

寺獻禪師者一曰襄州廣德和尚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

大鑒之七世曰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興元府青剎山和尚者一曰

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京兆重雲智暉者一曰杭州

瑞龍幼璋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人一曰踈山第二世證禪師者

一曰洪州百丈安禪師者一曰筠州黃檗慧

禪師者一曰隨城山護國守澄者一曰洛京

靈泉歸仁者一曰延州延慶奉璘者一曰安州大安山省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超禪師者一曰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曰常州正勤院蘊禪師者一曰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三相和尚者一曰筠州五峯山行繼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華州西谿道泰者一曰撫州疎山和尚者亡其世數一曰筠州黃蘗山令約者一曰揚州祥光遠禪師者一曰安州大安山傳性者一曰筠州黃蘗禪師者大鑒之七世曰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自古者一曰澧州太守雷滿者大鑒之七世曰樂普山元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靜者一曰蘄州烏牙山彥賓者一曰鳳翔府青峯傳楚者一曰

百七

百六

鄧州中度和尚者一曰嘉州洞谿和尚者一曰京兆卧龍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慧通者一曰京兆盤龍和尚者一曰單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鄜州善雅者大鑒之七世曰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師魏者一曰京兆白雲無休者大鑒之七世曰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者一曰袁州木平山善道者一曰陝府龍谿和尚者一曰桂陽志通者一曰廬州壽昌淨寂者二十七大鑒之七世曰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大鑒之七世曰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

大巖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河東北院簡禪師者一曰洪
州南平王鐘傳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全付者一曰
鄂州芭蕉慧清者一曰韶州黃連山義初者
一曰韶州慧林鴻究者一曰洪州黃龍和尚
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資福如寶者

大鑒之七世曰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台州師彥者一曰懷州彥禪
師者一曰吉州慧宗者一曰福州道閑者一
曰福州從範者一曰福州巖禪師者一曰洪

州海一者一曰信州韶和尚者一曰洪州訥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感潭資國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圓者

大鑒之七世曰金陵道歡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金陵廣化處微者

大鑒之七世曰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十六人一曰玄沙師備者一曰福州

慧稜者一曰福州玄通者一曰杭州道忞者
一曰福州長生山皎然者一曰鵝湖山智孚

者一曰漳州報恩懷岳者一曰杭州西興化

度者一曰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曰漳州隆壽

紹卿者一曰福州僊宗行瑤者一曰福州蓮

華山從弁者一曰杭州龍華寺靈照者一曰

明州翠巖令參者一曰福州弘瑤者一曰潭

州雲蓋山歸本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
曰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曰越州洞巖可休者
一曰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曰杭州龍井通禪
師者一曰漳州保福從展者一曰泉州瑞龍
道溥者一曰杭州龍興寺宗靖者一曰福州
南禪契璠者一曰越州越山師鼎者一曰南
嶽金輪可觀者一曰泉州福清玄訥者一曰
韶州雲門文偃者一曰衢州南臺仁禪師者
一曰泉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餘杭大錢從襲
者一曰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山
守訥者一曰建州夢筆和尚者一曰福州古
田極樂院允儼者一曰福州芙蓉山如體者
一曰洛京憩鶴山和尚者一曰潭州瀉山棲
禪師者一曰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曰益州普
通山普明者一曰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百七

千九

者一曰漳州保福超悟者一曰太原孚上座
者一曰南嶽惟勁者一曰台州十相審超者
一曰江州廬山訥禪師者一曰新羅國大無
爲禪師者一曰潞州玄暉者一曰湖州清淨
和尚者一曰益州永安雪峯和尚者一曰廬
僊德明禪師者一曰撫州明水懷忠者一曰
益州懷果或作果者一曰杭州耳相行修者一
曰嵩山安德者
大鑒之八世曰汝州南院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汝州風穴延治者
大鑒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郢州興陽歸靜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音釋

慝

女六切 慝也

邠

音方什 邠縣名

泐

歷德切

鎬

胡道切 鎬道

潞

故魯涉

名

覲

音祖

嶼

鳥到切

虞

弋異切

贄

脂利切

歛

失良切

奘

施隻切

嶮

祖紅切

鄆

王問切

邛

渠容切

冷

玲切

玨

郢切

岳

玨訖切

濼

音惟

廊

芳無切

傘

衣弁姑南二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百八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下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蘇州嘉興人也姓張氏天性穎悟幼不類常童出家得戒學經律論未幾皆通及參訪善知識一見睦州陳尊宿大達宗旨尋印可於雪峯存禪師自是匿曜一混於衆因南游至韶陽靈樹敏禪師法會敏異人也號能懸知見偃特相器重遂命爲衆之第一座及逝因遺書薦於廣主劉氏命禪師繼領其所居其後劉氏復治雲門大伽藍遷偃居之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尚之號爲雲門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日韶州白雲祥和尚

者一日德山緣密者一日潭州南臺道遵者一日韶州雙峯竟欽者一日韶州資福和尚者一日廣州廣雲元禪師者一日廣州龍境倫禪師者一日韶州雲門爽禪師者一日韶州白雲聞禪師者一日韶州披雲智寂者一日韶州淨法章和尚者一日韶州温門山滿禪師者一日岳州巴陵顯鑒者一日連州地藏慧慈者一日英州大容諤和尚者一日廣州羅山崇禪師者一日韶州雲門寶禪師者一日郢州臨谿竟脫者一日廣州華嚴慧禪師者一日韶州舜峯韶和尚者一日英州觀音和尚者一日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日隨州雙泉師寬者一日韶州雲門煦和尚者一日益州香林澄遠者一日南嶽般若啓柔者一日筠州黃蘗法濟者一日襄州洞山守初者

一曰信州康國耀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豐
 禪師者一曰穎羅漢匡果者一曰鼎州滄谿
 璘和尚者一曰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曰蘄州
 北禪寂和尚者一曰泐潭道謙者一曰廬州
 南天王永平者一曰湖南永安朗禪師者一
 曰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曰金陵清涼明禪師
 者一曰金陵奉先深禪師者一曰西川青城
 乘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臻禪師者一曰興
 元普通封和尚者一曰韶州燈峯和尚者一
 曰韶州大梵圓和尚者一曰澧州藥山圓和
 尚者一曰信州鵝湖雲震和尚者一曰廬山
 開先清耀者一曰襄州奉國清海者一曰韶
 州慈光和尚者一曰潭州保安師密者一曰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者一曰衡州大聖寺守
 賢者一曰廬州北天王徽禪師者一曰郢州

百八

芭蕉山弘義者一曰眉州福化院光禪師者
 一曰廬州東天王廣慈者一曰信州西禪欽
 禪師者一曰江州慶雲真禪師者一曰韶州
 雙峯慧真者一曰雲門山法球者一曰韶州
 廣悟者一曰韶州長樂山政禪師者一曰韶
 州佛陀山遠禪師者一曰韶州鷲峯山韶禪
 師者一曰韶州淨源山真禪師者一曰韶州
 月華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真禪師者一
 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者一曰慈雲山深禪
 師者一曰廬州化城鑒禪師者一曰廬山護
 國禪師者一曰廬山慶雲禪師者一曰岳州
 永福朗禪師者一曰郢州趙橫山禪師者一
 曰郢州纂子山庵主者一曰廬州南天三海
 禪師者一曰桂州覺華普照者一曰益州鐵
 幢覺禪師者一曰新州延長山禪師者一曰

百八

三

百八

黃龍山禪師者一曰眉州西禪光禪師者一曰蘄州北禪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龍光山禪師者一曰觀州水精院宮禪師者一曰隋州智門山法觀者一曰雲門山朗上座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備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羅漢院桂琛者一曰福州安國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龍重機者一曰福州僊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國泰瑀禪師者一曰衡嶽南臺誠禪師者一曰福州白龍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峯冲奧者一曰泉州睦龍和尚者一曰天台雲峯光緒者一曰福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興和尚者一曰天台國清師靜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長慶稜禪師其所出法

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慶道匡者一曰杭州龍華彥球者一曰杭州保安連禪師者一曰福州報慈光雲者一曰廬山開先紹宗者一曰婺州報恩寶資者一曰杭州傾心法瑀者一曰福州水陸供儼者一曰杭州廣嚴咸澤者一曰福州報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長慶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靜禪師者一曰處州翠峯從欣者一曰福州枕峯青換者一曰福州東禪契訥者一曰福州長慶弘辯者一曰福州東禪可隆者一曰福州僊宗守玘者一曰撫州永安懷烈者一曰福州閩山令舍者一曰新羅龜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龍須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靜者一曰襄州鷲嶺明遠者一曰杭州報慈從瓌者一曰杭州龍華契盈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冊寺道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師訥者一曰衢州南禪遇緣者一曰復州資福智遠者一曰筠州洞山龜端者一曰温州景豐者

大鑒之八世曰信州鵝湖智孚禪師其所出百八

法嗣一人曰法進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報恩懷嶽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潭州妙濟師浩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儀者一曰

建州白雲智作者一曰福州鼓山智巖者一

曰福州龍山智嵩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強禪

師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曰福州鼓山

清諤者一曰金陵淨德冲煦者一曰金陵報

恩院清護者

五八

五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巖師進者一曰台

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雲龍歸禪師者

一曰杭州功臣道閑者一曰衢州鎮境遇緣

者一曰福州報國照禪師者一曰台州白雲

逆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明州翠巖今叅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龍冊寺子興者一曰温

州佛嶼知默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安國弘瑋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師貴者一曰福州

羅山義聰者一曰福州安國從貴者一曰福

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彦端者一曰

福州林陽志端者一曰福州興聖滿禪師者

一曰福州僊宗明禪師者一曰福州安國祥

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慶省僉者
一曰漳州保福可儔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
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報慈文
欽者一曰泉州萬安清運者一曰福州報恩
熙禪師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從琛者一曰福
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
一曰漳州報恩院行崇者一曰漳州嶽麓和
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禪
師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穩者一曰潭州延壽
慧輪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禪師者一曰福州
升山柔禪師者一曰福州枕峯和尚者一曰
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鷲嶺和尚者一曰睦
州敬連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禪師者

百八

六

百八

六

大鑒之八世曰南嶽金輪觀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衡嶽後金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雙泉山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廣州大通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南嶽橫龍和尚者一曰温州
瑞峯神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懷州玄泉彥禪師其所出法
嗣五人一曰鄂州黃龍誨機者一曰洛京栢
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和尚者一曰懷州
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玄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其所出
法嗣十九人一曰洪州大寧隱微者一曰發

州明招德謙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
 曰福州羅山招孜者一曰西川慧禪師者一
 曰建州白雲令弁者一曰處州天竺義證者
 一曰吉州清平惟曠者一曰婺州金柱義昭
 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尚者一曰湖南道吾山
 從盛者一曰福州羅山義因者一曰灌州靈
 巖和尚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尚者一曰福州
 興聖重滿者一曰潭州寶應清進者一曰漢
 州綿竹縣定慧者一曰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者一曰安州穆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龍山智洪
 者一曰襄州白馬山行靄者一曰郢州大陽
 山行沖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懷楚者一曰四
 祖山清皎者一曰蘄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

晉州興教師普者一曰蘄州三角山真鑒者
 一曰郢州興陽和尚者一曰郴州東禪玄偕
 者一曰新羅國慧雲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
 諤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彥賓者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鴻究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韶州靈瑞者

大鑒之八世曰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郢州興陽清讓者一曰洪
 州幽谷法滿者一曰郢州興陽義深者一曰
 芭蕉二世住遇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資福如實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資福真遠者一曰吉州
 福壽和尚者一曰潭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
 州報慈德韶者

大鑒之八世曰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其所出

100

法嗣四人一曰汝州廣慧真禪師者一曰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曰鳳翔長興和尚者一曰潭州靈泉和尚者

大鑿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潭州雲蓋山和尚者

大鑿之八世曰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鑿之八世曰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廬山永安慧度者一曰撫州

曹山義崇者一曰吉州禾山契雲者一曰漳州保福和尚者一曰洪州翠巖師陰者

大鑿之八世曰潭州雲蓋山景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衡嶽南臺藏禪師者一曰幽州拓水從實者一曰雲蓋山澄覺者

大鑿之八世曰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鄂州黃龍蘊和尚者一曰壽州洎山和尚者

大鑿之八世曰歸宗懷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歸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曰歸宗巖密者

大鑿之八世曰池州嵇山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隨州雙泉山道虔者

大鑿之八世曰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風化院令崇者一曰

澧州藥山忠彥者一曰梓州龍泉和尚者一曰雲居住緣者一曰雲居住滿者

大鑿之八世曰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禪師者

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慶禪師者一曰洞山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寧神降者一曰澧州藥山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真者一曰鹿門第二世譚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隱智靜者一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者一曰襄州靈谿山明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真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嘉州東汀和尚者一曰雄州華嚴正慧者一曰泉州招慶院堅上座者大鑒之八世曰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泉州龜洋慧忠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益州聖興存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洋州龍穴山和尚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慶歸曉者一曰襄州含珠山真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禪師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并州廣福道隱者一曰紫陵第二世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大浪和尚者

百八

十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同安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陳州石鏡和尚者一曰中同安志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石門山獻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石門山第二出慧徹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廣德義和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者

一曰荊州上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鄧州羅紋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曰隨州智門守欽者一曰護國

第二世知遠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者一曰潭州延壽和尚

者一曰護國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鑪

峯瓊和尚者一曰京兆盤龍山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其所

百八

十一

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興古者一曰

蘄州烏牙山行朗者一曰號州盧氏常禪師

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青峯禪師其所出法

嗣七人一曰西川靈龕和尚者一曰京兆紫

閣山端已者一曰房州開山懷晝者一曰幽

州傳法和尚者一曰益州淨衆歸信者一曰

青峯第二世清勉者一曰鳳翔府長平山滿

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梓州大巖白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邛州碧雲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汾州善昭者一曰襄州谷隱

蘊聰者一曰并州承天智嵩者一曰汝州廣
惠元璉者一曰汝州葉縣歸省者一曰智門
空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曰金陵清涼文益者一曰襄

州清溪洪進者一曰金陵清涼休復者一曰

撫州龍濟紹修者一曰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者一曰潞州延慶傳殷者一曰衡嶽南臺守
安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僊宗契符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福州僊宗洞明者一曰泉州

福清行欽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天龍重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高麗雲嶽令光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泰瑫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婺州齊雲寶勝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廣平玄旨者一曰

福州白龍清慕者一曰福州靈峯志恩者一

曰福州東禪玄亮者一曰漳州報劬玄應者

大鑒之九世曰泉州招慶法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泉州報恩宗顯者一曰金陵

龍光澄杞者一曰永興北院可休者一曰柳

州太平清海者一曰連州慈雲慧深者一曰

郢州興陽道欽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報恩寶資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處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處州翠峯欣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處州報恩守真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龍華彥球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壽無逸者

大鑒之九世曰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歸宗道詮者一曰潭

州龍興裕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白雲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大歷和尚者一曰連州寶華

和尚者一曰韶州月華和尚者一曰南雄州

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樂淨含匡者一曰韶

州後白雲福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緣密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襲者一

曰澧州藥山可瓊者一曰南嶽懃禪師者一

曰文殊應真者一曰德山柔禪師者一曰鼎

州德山紹晏者一曰鼎州寬禪師者一曰鼎

州道禪師者一曰巴陵普禪師者一曰郴州

乾明自興者一曰渝州進雲山禪師者一曰

岳州乾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崇禪師者一

曰鄂州黃龍志願者一曰我眉山承璟者一

曰益州東禪秀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永康軍羅漢和尚者一

曰復州崇勝光祚者一曰永康軍青城香林

信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潭州道崧者一曰南嶽雅禪

師者一曰岳州睦禪師者一曰鄧州同禪師

者一曰韶州洪教禪師者一曰安州處瓊者
一曰潞州寶周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龍居山明教寬禪師其
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五祖師戒者一

曰四祖山志諲者一曰蘄州廣教懷志者一

曰襄州興化奉能者一曰唐州天睦山慧滿

者一曰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曰江陵府福昌

重善者一曰舒州龍門山仁永者一曰襄州

延慶本禪師者一曰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

曰鼎州大龍山炳賢者一曰雙泉山瓊禪師

者一曰崑自上座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舜峯山韶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礪州桃園山曦朗者一曰安

州法雲智善者一曰韶州鄧林善志者一曰

韶州大歷志聰者

百八

十四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鼎州德山惠遠者一曰襄州
含珠彬禪師者

太鑒之九世曰岳州巴陵鑒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襄州順禪師者一曰靈澄上座

者

大鑒之九世曰金陵清涼山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廬山崇勝御禪師者一曰吉

州西峯豁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雲居山深禪師其所出法嗣

百八

十五

一人曰蓮華峯詳山主者

大鑒之九世曰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蘄州三角志謙者一曰

郢州興陽詞鐸者

大鑒之九世曰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日洛京紫蓋善沼者一日眉州黃龍繼達者一日棗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日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日嘉州黑水和尚者一日鄂州黃龍智顛者一日眉州福昌達和尚者一日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日洪州雙嶺悟海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處州報恩契從者一日婺州普照瑜和尚者一日婺州雙谿保初者一日處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日衢州羅漢義和尚者一日福州興聖調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大龍山景如者一日大龍山楚勛者一日興元府普通從善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白馬行靄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白馬智倫者

大鑒之九世曰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唐州保壽匡祐者一日蘄州自南者一日果州永慶繼勳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谷隱智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谷隱知儼者一日襄州普寧法顯者

大鑒之九世曰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東京普淨常覺者

大鑒之九世曰鳳翔府紫陵微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鳳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日潭州新開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石門紹遠者一日鄂州靈竹守玘者

大鑒之九世曰洪州同安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鼎州梁山緣觀者一曰陳州靈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廣德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廣德周禪師者

百八

十六

大鑒之九世曰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漢州靈龕山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隋州護國知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東京開寶常普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大陽山警延者

大鑒之十世曰鼎州文殊山應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曉聰者

大鑒之十世曰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黃龍和尚者

百八

十七

大鑒之十世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曾氏素有遠志戒後習毗尼於律師希覺傍探儒術而文藝可觀覺嘗目之曰此吾門之游夏也尋務宗乘遂詣福唐長慶法會居未幾已為其衆所推晚復游方途中遇雨與其侶漸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叅琛禪師得了法要乃留庵於福之甘蔗洲後復為其侶率游江表至臨川遂為郡人命居崇壽精舍自是學輩浸盛江南國主李氏聞其風遂請入都使領清涼大伽藍其國禮之愈重四方之徒歸之愈多遠今其言布於天下號為清涼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曰天台德韶國師者一曰杭州報恩寺慧明者一曰漳州羅漢智依者一曰金陵章義道欽者一曰金陵報恩巨逸者一曰金陵報慈文遂者

一曰漳州羅漢守仁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道潛者一曰撫州黃山良匠者一曰杭州靈隱清聳者一曰金陵報恩玄則者一曰金陵報慈行言者一曰金陵淨德智筠者一曰高麗道峯慧炬國師者一曰金陵清源泰欽者一曰杭州寶塔寺紹巖者一曰金陵報恩法安者一曰撫州崇壽契稠者一曰雲居清錫者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曰歸宗策真者一曰洪州同安紹顯者一曰廬山棲賢慧圓者一曰洪州觀音從顯者一曰廬州長安延規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一曰洛京興善樓倫者一曰洪州西興齊禪師者一曰潤州慈雲匡達者一曰蘇州薦福紹明一曰澤州古賢謹禪師者一曰宣州興福可勳者一曰洪州上藍守訥者一曰撫州

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奉先法瓌者一曰廬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達鴻者一曰高麗靈鑒者一曰荆門上泉和尚者一曰廬山大林僧遁者一曰池州仁王緣勝者一曰歸宗義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荆州護國遇禪師者一曰饒州芝嶺照禪師者一曰歸宗師慧者一曰歸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一曰歸宗夢欽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闡者一曰洪州永安明禪師者一曰洪州禪谿可莊者一曰潭州石霜奩禪師者一曰江西靈山和尚者一曰廬山佛手巖因禪師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昇州華嚴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達者一曰洪州大寧道邁者一曰楚州龍興德賓者一曰鄂州黃龍仁禪師者一曰洪州西山道

聳者

大鑒之十世曰襄州清谿洪進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者一

曰廬山圓通德緣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復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十九一曰廬山

寶慶庵道習者

大鑒之十世曰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河東廣原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衡嶽南臺寺守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鷲嶺善美者一曰安

州慧日明禪師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報劬第一世仁義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龍壽法騫者

大鑒之十世曰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筠州九峯山守詮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國師其所出

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曰杭州永明寺延壽

者一曰温州大寧可弘者一曰蘇州長壽朋

彥者一曰杭州五雲山志逢者一曰杭州報

恩法端者一曰杭州報恩紹安者一曰福州

之廣平守威者一曰杭州報恩永安者一曰

廣州光聖師護者一曰杭州奉先清昱者一

曰天台普簡智勤者一曰温州鴈蕩願齊者

一曰杭州普門希辯者一曰杭州光慶遇安

者一曰天台般若友蟾者一曰婺州智者全

肯者一曰福州玉泉義隆者一曰杭州龍冊

曉榮者一曰杭州功臣慶肅者一曰越州稱

心敬進者一曰福州巖峯師木者一曰潞州
 華嚴慧達者一曰越州清泰道圓者一曰杭
 州九曲慶祥者一曰杭州開化行明者一曰
 越州開善義圓者一曰温州瑞鹿遇安者一
 曰杭州龍華慧居者一曰婺州齊雲遇臻者
 又一日温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報恩
 德謙者一曰杭州靈隱處先者一曰天台善
 建省義者一曰越州觀音安禪師者一曰婺
 州仁壽澤禪師者一曰越州雲門重曜者一
 曰越州大禹榮禪師者一曰越州地藏瓊禪
 師者一曰杭州靈隱紹光者一曰杭州龍華
 紹鑿者一曰越州碧泉行新者一曰越州象
 田默禪師者一曰潤州登雲從堅者一曰越
 州觀音朗禪師者一曰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禹自
 千

廣者一曰筠州黃蘗師逸者一曰蘇州瑞光
 清表者一曰杭州興教寺洪壽者一曰蘇州
 承天道原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道場文遂禪師
 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齊雲慧禪師者
 一曰洪州雙嶺祥禪師者一曰洪州觀音真
 禪師者一曰洪州龍沙茂禪師者一曰洪州
 大寧獎禪師者
 百八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瓌省者一曰
 衢州鎮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慶祥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其所
 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

州羅漢願昭者一曰處州報恩師智者一曰
衢州激寧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
曰杭州保清遇寧者一曰福州支提辨隆者
一曰杭州瑞龍希圓者一曰杭州國泰德文
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洪州百文山道常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廬山棲賢澄謏者一曰
蘇州萬壽德興者一曰越州雲門永禪師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羅漢行林者一曰杭州
功臣覺軻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行言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雲居義能者一曰饒
州北禪清皎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恩法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棲賢道堅者一曰歸
宗慧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州長安辨實者一曰
雲蓋山用清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曰杭
州朝明院津禪師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蘇州長壽院朋彥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長壽第二世法齊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高麗國慧洪者一曰越
州上林湖智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雲居山真如道齊禪師其
所出法嗣九人一曰雲居契瑰者一曰杭州

靈隱文勝者一曰台州瑞巖義海者一曰大梅居煦者一曰大梅保福居素者一曰荆門清谿清禪師者一曰雲門居曜者一曰雲居慧震者一曰廬山慧日智達者

評曰正宗至大鑒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

百八

五三

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為家故有
瀉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臨濟云者有雲
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數而雲
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瀉仰已
熄而曹洞者僅存繇繇然猶大旱之引孤
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相
承得人與不得人耳書不云乎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百八

二十三

音釋

憊音 數音 諤逆 各切 煦吁 句切 憚委 粉切 號古 伯切 榔丑 切胡
漪於 宜切 諛上 紙切 熄悉 即切 忙公 在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旁出略傳二百五人

宗證略傳十一人

旁出略傳并序

序曰旁出善知識者已載於他書此復見之蓋以其皆出於正宗的庶雖異其法一也周封同姓之國以貴其宗親親之義則文武成康爲正方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矣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會禪師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難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達磨達者

師子之二世曰達磨達尊者罽賓國人也
不詳姓氏初師其國之波梨迦尊者出家頗聰
敏有智辯而德冠諸應真之士及波梨迦之
法離爲五家而尊者首冠於禪定宗晚與師
子尊者辯論遂伏其道復宗之爲師及師子
遇害達磨達乃與其二弟子隱於其國之象
白山年壽甚高出於常數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因陀羅者一曰瞿羅忌利婆者
評曰始愚未得證於出三藏記時有曰吾疑
祖位至師子絕而其法普傳猶此六祖大鑒
禪師不其然乎因嘗與其論曰夫祖位之絕
蓋非常事前後賢聖亦當言之若此祖數止
於大鑒者乃有般若多羅與夫達磨大士而
預記之六祖雖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子所
謂祖世絕於師子必何以證之其前祖孰嘗

記耶而分傳法者果何人將之東乎非人則其法安得至此雖其旁出達磨達者自爲枝派其所出各不過四五人耳非普傳也亦未始聞其徒以法而東揚者苟以達磨達爲之普傳者則達磨達何乃獨指二十五祖曰我有同學號婆舍斯多先師預以法付之復授衣爲信已適南天竺也其他同學者曷棄而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臆度曰若然則達磨達既宗師子安得不承之爲其正祖乃推於斯多乎曰此蓋聖人宜其機緣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淺深而授之法印耳若五祖傳之大鑒而不付北秀不其然哉或者然之適得僧祐之書而吾言甚驗不欲棄之因系達磨達傳後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羅其所出法嗣四

百八

二十五

人一日達磨尸利帝者一日那伽難提者一日破樓求多羅者一日婆羅婆提者師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羅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波羅跋摩者一日僧伽羅叉者師子尊者之四世曰達磨尸利帝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摩帝隸披羅者一日訶利跋茂者師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樓求多羅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和修盤頭者一日達摩訶帝者一日旃陀羅多者師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羅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勒那多羅者一日盤頭多羅者一日婆羅婆多者師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羅叉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日毗舍也多羅者一日毗樓羅多摩

者一曰毗栗芻多羅者一曰優波羶馱者一曰婆難提多者

二十八祖達磨尊者此土之祖也旁出法嗣九人

一曰有相宗首薩婆羅者一曰無相宗首波羅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蘭陀者一曰戒行

宗首名亡一曰無得宗首寶靜者一曰寂靜宗

首名亡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總持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祖也旁出法嗣三人

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滿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滿禪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曰峴山神定者一曰寶月禪師者一曰華閑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

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百八

五

二十九祖之三世華閑居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曇邃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延陵慧簡者一曰彭城慧瑳者一曰定林慧綱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六合大覺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郵曇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曇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泰山明練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揚州靜泰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祖也旁出法嗣一人曰牛頭法融者

曰牛頭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頭法融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巖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法持者

頁

七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禪師旁出法嗣凡

十人一日金陵鍾山曇曜者一日荊州大素

者一日幽棲月空者一日白馬道演者一日

新安定莊者一日彭城智瑳者一日廣州道

樹者一日湖州智爽者一日新州杜默者一

曰上元智誠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旁出法嗣

八人一日東都鏡潭者一日襄州志長者一

曰益州端伏者一日龍光龜仁者一日襄陽

辯才者一日漢南法俊者一日西川敏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定真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旁出法嗣

二人一日牛頭玄素者一日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旁出法嗣

三人一日宣州安國玄挺者一日潤州鶴林

玄素者一日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天台惟則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一曰金華曇益者一

曰吳門圓鏡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徑山國一禪師道欽其

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烏窠道林者一曰木渚

山悟禪師者一曰青陽廣敷者一曰杭州巾

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則禪師

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雲居智禪師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烏窠道林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賢會通者一曰

靈岩寶觀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其

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頭山道性者

百八

千八

一曰江寧智燈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與懷寺名未詳

信者一曰鶴林全禪師者一曰北山懷古者

一曰明州觀宗者一曰牛頭大智者一曰白

馬善道者一曰牛頭智真者一曰牛頭譚顯

者一曰牛頭雲韜者一曰牛頭山凝禪師者

一曰牛頭法梁者一曰江寧行應者一曰牛

頭山惠良者一曰興善道融者一曰蔣山照

明者一曰牛頭法燈者一曰牛頭定空者一

曰牛頭山慧涉者一曰幽棲道遇者一曰牛

頭山凝空者一曰蔣山道初者一曰幽棲藏

百八

千九

禪師者一曰牛頭靈暉者一曰幽棲道顛者

一曰牛頭巨英者一曰釋山法常者一曰龍

門凝寂者一曰莊嚴遠禪師者一曰襄州道

堅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殷淨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潤州棲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

此土之五祖也

旁出法嗣十

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嶽慧安

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揚州曇光者一曰

隨州神慥者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資州智

侁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義方者一

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曠者一曰越州

僧達者一曰白松山劉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十有九人一曰五臺山巨方者一曰河中

智封者一曰兗州降魔藏禪師者一曰壽州

道樹者一曰淮南金植者一曰荊州辭朗者

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

京義福者一曰忽雷澄禪師者一曰東京日

禪師者一曰太原徧淨者一曰南岳元觀者

一曰汝南杜禪師者一曰嵩山敬禪師者一

曰京兆小福禪師者一曰晉州霍山觀禪師

者一曰潤州崇珪者一曰安陸懷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嶽慧安國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儉者一曰嵩嶽

破竈墮者一曰嵩嶽元珪者一曰常山坦然

者一曰鄴都圓寂者一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瓌禪

師者一曰撫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隨州神慥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正壽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資州智侁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資州處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曠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義興神斐者一曰湖州暢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滿者一曰西京定莊者
 一曰南嶽慧隱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荊州辭朗禪師其所出
百八

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車禪
 師者一曰博界慎徽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終南山惟政者一曰
 廣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禪師者一曰襄州夾
 石思禪師者一曰明瓚者一曰敬愛真禪師
 者一曰兗州守賢者一曰定州石藏者一曰
 南嶽澄心者一曰南嶽日照者一曰洛京幹
 禪師者一曰蘇州真亮者一曰瓦官璿禪師
 者一曰弋陽法融者一曰廣陵演禪師者一

百八

三十一

曰陝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真亮者一曰澤州
 巨月者一曰亳州曇真者一曰都梁山崇演
 者一曰京兆澄禪師者一曰嵩陽寺一行者
 一曰京兆融禪師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士
 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義福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曰大雄猛禪師者一曰西京大
 震動禪師者一曰神斐禪師者一曰西京大
 悲光禪師者一曰西京大隱者一曰定境者
 一曰道播者一曰玄證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嶽元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京兆藍田深寂者一曰太白雲禪
 師者一曰東白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峴山幽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大總管李孝逸者一曰工部尚書張錫者一曰國子祭酒崔融者一

曰祕書監賀知章者一曰睦州刺史康誥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資州處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益州無相者一曰益州馬禪

師者一曰超禪師者一曰梓州曉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義興斐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東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興善惟政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禪師者一曰志真

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愛寺志真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嵩山照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博界慎徽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武誠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無相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益州無住者一曰荊州融禪師者

一曰漢州王頭陀者一曰益州神會者

宗證略傳

并序

序曰涅槃曰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

示現作祖為其療治又曰我有無上正法悉

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

百八

三五

依止此吾道之有祖宗尚矣但支竺相遠傳

之者不真致令聖人之德不甚明効加之暴

君嫉善毀棄大教而佛子不善屬書妄謂其

祖絕於二十四世乃生後世者之疑聖德益

屈余嘗慨之適因治書乃得衆賢所道祖宗

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爲宗證傳云爾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晤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

百八

三十三

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己丑歲也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

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過之者乎大力曰似我之儔三千若其頡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

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清宵喫飢雲間鬪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效驗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歎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二大士俱得聖

道而異德皆不可測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

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誠之

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

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曆頗與此

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

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璨即

傳其事後之為僧傳者得以書之

中天竺國沙門支彊梁樓者實得果不測之

人也方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洛初館于

白馬寺蓋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時魏室方

危免輩憂之聞支彊異僧數從問其國之盛

百八

三十四

衰支彊遂為免說偈曰二公賴虛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猴不措及奐去支彊復說偈曰二人好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當時雖不曉其說而後皆驗之尋會曇諦康僧鎧曇松白延諸沙門翻

譯衆經一曰支彊謂諸僧曰我在西時嘗往

剎賓國至葱塗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極遠俄

見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

禮之因問之曰仁者居此幾久名字謂誰其

僧曰我號達磨達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從

百八

三十五

波梨迦比丘受學晚遇師子尊者為之出世

之師自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師子而我遂隱

此久已謝絕人世豈意復得與汝相遇然我

素聞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復問師子尊者誠

知其無辜被害然其所傳之法為何宗乘方

欲訪其端由而未嘗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聞乎達磨達曰昔如來用教乘而普傳衆聖獨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囑摩訶迦葉迭傳至我師子尊者然師子知其自不免難方其存時預以付我同學號婆舍斯多者復授衣爲信斯多當時導師之命即往化於南天竺支彊然之曰我亦嘗會是師婆舍斯多也於南印土因以祖事與諸沙門譯之夫自七佛至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彊梁樓之所譯也中天竺國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異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及晉武大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

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彊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辯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那事見其本傳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誠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彊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佛馱跋陀羅天竺人也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少時出家本國度爲沙彌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極聰明隸業習誦凡一日敵衆人一月所爲尤以禪業自任嘗與

僧伽達多共游罽賓國達多始未測其人一日達多禪坐於密室忽睹跋陀在前驚而問曰何來跋陀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即隱不見達多異之他日以是問之乃知其已得不還果會秦僧智嚴同在罽賓嚴因懇請跋陀借來諸夏傳授禪法其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因謂智嚴曰弘持禪法跋陀其人也遂與智嚴東來初至長安與羅什相遇甚善嘗謂什公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跋陀議論多高簡頗為什之徒所忌其後因自言玄見五舶自其國來其弟子復言自得阿那含果跋陀不即驗問以此致謗秦僧以跋陀為誑衆遂擯之不容同處跋陀即日與其弟子慧觀等出關南適廬山而慧遠法師素聞其名

百八

三十七

見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書秦王為其解擯遂請跋陀出其禪經同譯譯成遠為之序因問跋陀曰天竺傳法諸祖凡有幾何跋陀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號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盛行教化吾嘗遇之般若尚在達磨多羅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寶林傳所稱跋陀說其祖事與此並同會其西之江陵遠公未及以之為書跋陀後會劉太尉裕罷鎮荊州相將同還都下住道場寺卒於本寺當元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

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二十弗若密多二十不若多羅二十達磨多羅二十祐尋終於梁

廁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耶舍乃益譯出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者共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天懿嘗問耶舍曰西土頗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此明帝正光元年至此雒陽其人亦善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說偈而答天懿曰尊勝今藏古無肱又有肱龍來方受寶奉物復嫌名天懿復問如前耶舍又說偈曰初首不稱名風狂又有聲人來不喜見白寶初平平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自起求無礙師傳我設繩路上逢僧禮脚下

六支生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三四金無我隔水受心燈尊號過諸量徒瞋不起憎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奉物何曾奉言勤又不勤唯書四句偈將勸瑞田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心裏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探一月將照二三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領得珍勤語離鄉日日敷米梁移近路餘筭脚天徒天懿復問耶舍曰前所記者將有國德間生吾不復語然其後之事爲汝并以六偈記之其一曰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屯分其二曰靈集媿天恩生牙二六人法中無氣味石上有功勳其三曰本是大蟲男迴成師子談官家封馬嶺同詳三十三其四曰九女出人倫八箇絕婚姻朽床添六脚心祖衆中尊其五曰走戊與

潮隣媯烏子出身二天雖有感三化寂無塵
其六曰說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
首三四繼門修復謂天懿曰吾滅度後凡二
百八十年是國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風俗安
樂前之所記賢聖相次皆出大益群品然因

百八

三十九

一勝師始開其甘露門而致後如此萬天懿
即從耶舍譯其識偈耶舍復出其所謂二十
七祖與般若多羅之繼世弟子二十八祖菩
提達磨之事者與天懿正之七當時為耶舍書之名

尋悠然獨往廬山遂入滅於山中其後梁簡
文帝聞之因使臣劉縣運往齊取其書歸國

詔沙門寶唱編入續法記

梁簡文當齊有國方一載餘即崩然

其死既在賊臣暴亂之際乃暇求法事耶豈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書乎又不見寶唱作續法記年月尚疑之但取其文字自北而傳南其末有因且從舊錄而筆之耳然自七佛至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蓋此那連耶

舍之所譯也西域沙門犍那者不知其果何
國人亦不詳何時至於中國也唐天寶中會
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師舍利遂集沙
門於其家置齋落之而犍那與焉李常因問
犍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曰自迦葉
直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
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
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有
三十七世常又問席間他僧曰余嘗見祖圖
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
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適有六祖弟子曰智本
禪師者對曰斯蓋後魏之世佛法毀廢當時
沙門有曰曇曜者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
不暇全寫懷之亡于山澤及魏之文成復教
前後歷三十載至孝文帝之世曇曜乃進為

僧統尋出其事授衆沙門修之目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逸始自曇曜之所致也犍那後不知所終

裴休字公美事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爲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

百八

四十一

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百八

四十一

音釋

慥七到切 僣所臻切 曠士革切 毫音洎 雒歷各切 媯與洛同
匹連昫切 句

傳法正宗定祖圖序

百九

宋鐔津東山沙門 巨僧契嵩 撰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謬而學者寡

百九

識不能推詳其本真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契嵩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論上意契嵩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源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

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契嵩因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衍上聖意仰箋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乃真君廢教之後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現之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睿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

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于諸祖之左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蹟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序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衛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

百九

二

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宋太保



始祖釋迦牟尼
佛示生於中天
竺國為淨飯聖
王之子尋捨轉
輪百九聖王位出家三
成無上道轉大
法輪其後七十
九歲垂般涅槃
乃以其大法印
付其高足弟子
摩訶迦葉并勅
阿難副貳傳化



復以金縷僧伽
梨衣令大迦葉
轉付當來補處
彌勒佛其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第一祖摩訶迦葉本摩
竭陀國人出於婆羅門
氏其形金色先捨家入
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
佛出世遂歸之為師佛
般涅槃之後乃命眾阿



羅漢與結集法藏其後
持佛衣將入定於雞足
山以待彌勒下生乃以
其法印傳之阿難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第二祖阿難姓剌帝利斛
飯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
慕佛出家為佛侍者總持
第一傳佛所說之法若水
傳器未嘗忘遺及其欲趣
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
那和修又囑累乎末田底
迦者說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第三祖商那和修亦曰
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
姓毗舍多氏在母之胎
六年生有自然之服隨
身而長出家為阿難之
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茶
伽藍先伏其地之二火
龍然後領眾處之及其
將入涅槃乃以法付其
弟子優波鞠多說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第四祖優波鞠多吒
利國人姓首陀氏師
商那和修出家得道
有異迹號為無相好
佛度人最眾所記其



人籌數盈溢石室將
入滅遂以法付其弟
子提多迦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第五祖提多迦摩伽
國人其姓則未詳初
從魏多尊者出家行
化至中印土會大仙
者彌遮迦自說夙緣
求為其徒及將入滅
乃以法付彌遮迦說
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土
人姓則未詳初厥仙術
求師提多迦出家學佛
既而證果行化至北天
竺得異人婆須蜜為其說
佛昔嘗記汝將紹祖位即
攝受為之弟子將般涅槃
乃以法付婆須蜜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第七祖婆須蜜北天竺國人
姓頗羅恆氏始常服淨衣持
一酒器神氣自若人皆不測
及遇彌遮迦顯其夙因遂投
器從之出家證道納戒行



化至迦摩羅國以論議服
 佛陀難提為之弟子將入
 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第八祖佛陀難提迦摩羅國
 人姓瞿曇氏生而頂有肉髻
 性大聰明能一覽悉記其齒
 已四十歲會婆須蜜來其本
 國乃慕其說法從之出家得
 道納戒亦務遊化至提伽國
 得奇人伏馱蜜多為之弟子
 臨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百九

七



第九祖伏馱蜜多提伽國
 人姓毗舍羅氏生已五一
 歲矣口未嘗言足未嘗履
 遇佛陀難提至其舍父母
 將以見之既見難提忽自
 發語趣其前而行即願師
 之出家尋亦成道戒已遊
 化至中印土得香蓋長者
 子即脇尊者也以為弟子
 將滅度遂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為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
 在胎凡十六年乃生因名
 難生多有異迹會佛陀難
 提至其國父香蓋携詣之
 求與攝受及為比丘修潔
 精苦晝夜脇不至席故號



脇尊者遊化至花氏國先
示瑞相後果得富那夜奢
出家為之弟子及其垂滅
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花氏
國人姓瞿曇氏生有道德性
自知當遇聖師及脇尊者
至其國乃詣其法會語論
相契即從之出家得道遊
化至波羅奈國得馬鳴為
之弟子然正合佛記及臨
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馬鳴波羅奈國
人未詳其姓氏初從富那
夜奢出家得戒其師為說
夙緣曰汝昔嘗化彼一國
之人裸形如馬而其人悲
鳴戀汝之德因是號汝馬
鳴也遊化至花氏國遂降
迦毗摩羅大魔即攝伏為
之弟子垂般涅槃乃以法
付之說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百九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花
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
為外道有大幻術因詣
馬鳴較法不勝遂為其
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



西天竺降大火龍因之
 得龍樹為之弟子將滅
 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竺國人未
 詳其姓氏大聰敏世學無所不
 通其國有山名龍勝其山先有
 神龍所居有巨樹能蔭眾龍及
 龍樹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
 其山依樹修行已能為群龍宣
 說佛法迦毗摩羅知其名乃來
 就見龍樹遂禮之為師約戒遊
 化至南天竺得迦那提婆垂滅
 度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離 無真亦無喜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
 國人姓毗舍羅會龍樹至其
 家及門龍樹先遣以滿鉢水
 置其前那提即以一針投之
 水中遂師龍樹出家為其高
 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迦毗羅
 國得羅睺羅多為徒將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毗
 羅國人姓梵摩氏既遇提
 婆得明其家樹耳之緣即
 師之出家悟法有異迹其
 後統徒遊化至室羅筏城



以佛記訪僧伽難提尋亦
得其出家為弟子將般涅
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筏

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

子謂是昔婆羅王佛也示生

王家遂於王宮落髮受戒尋

出其國之名山石室修禪會

羅睺羅多至其禪所因伏膺

益求法要羅多即以法傳之

後往摩提國尋羅多所記嗣

法之者乃得伽耶舍多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百九

十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

人姓鬱頭藍氏平生尤多奇

迹會僧伽難提來其舍相求

因師而出家納戒即得付法

遊化至月支國遇鳩摩羅多

為說其家異六之緣及原吉

夢鳩摩羅多即師之出家將

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百九

十一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月支國人姓婆羅門

氏夙稱不測之人以

緣示生於此尋得師

伽耶舍多出家傳法



行化至中天竺得闍
夜多為其弟子將滅
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二十祖闍夜多北天
竺人未詳其姓氏會鳩
摩羅多至其本國聞其
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從
之出家得法乃遊化諸

國至羅閱城得婆修槃
頭比丘為徒將滅以法
付之說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羅
閱國人姓毗舍佉氏在胎
嘗有聖僧以其夙緣告其
父母及生大異稍長從光
度羅漢出家慕飲光修杜
多行尋會闍夜多得傳大
法遊化至那提國得摩罕羅
為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二祖摩罕羅那提
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
之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
師婆修槃頭出家已得戒
付法遊化自西天竺以神



通自舉至月支國得鶴勒
那比丘即以法付之尋般
涅槃其付法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百九

十三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月支國
人姓婆羅門氏在胎及生頗
有異迹尋從羅漢比丘出家
納戒常林接誦經以夙因緣
感祥鶴依之故得其號晚因
摩拏羅得法遊化至中天竺
國得師子比丘為其徒將滅
以法付之復誡之曰汝往他
國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
早付授無令斷絕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百九

十三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天竺
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已出家習
定晚又師鶴勒那得付大法往
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宗者如
達磨達等甚眾後得長者子斯
多決其握珠之緣遂受之出家
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
多斯多戒已師子乃謂曰適觀
此國將加難於我豈苟免而吾
所傳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
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
即以吾僧伽梨衣為信說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
國人姓婆羅門氏 以方言不同本
傳凡三出其名
生有異迹既遇師子與辯其
夙緣乃為其徒師子知自有
難遂預以法付之斯多即去
歷中天竺南印土所化多有



異事遂得南天竺國王之
不如蜜多為之弟子與之選
其前所化境將滅以法付之
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南天
竺國人姓刹帝利亦多異迹
以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得
果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
遊化至東天竺得聖童子瓔



珞出家為徒改名般若多羅
謂是大勢至菩薩垂迹將入
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天
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初以童
子遇不如蜜多其聖迹既顯遂
從之出家納戒得傳法印遊
化南天竺國得其國王之子



菩提多羅為之弟子改其法
名曰菩提達磨此後更四十
餘載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圖 花開世界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其名稱時不
同如達磨多
羅之類凡
三四說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
蓋其國王之子也從般若多羅
出家得其付法謂是觀音菩薩
之所垂迹其後六十七年乃以
法東來震旦其所傳授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不資文字初至梁



以其機緣不契乃往北魏止於嵩少九年方得慧可從其求道其後果以大法付慧可并衣鉢為信乃為此土傳法之初祖也後去少林而示滅度其傳法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百九十五
第二十九祖慧可武牢人姓姬氏三十捐世書出家尋得戒三十二以異夢辭其本師混迹於京洛遇達磨大師乃立雪斷臂懇求法印果得其傳授因為易名遂為衆之所歸尋得三祖僧璨為之弟子以法付之却往鄴都償其夙累其傳法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第三十祖僧璨不知其何許人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法發悟乃師之出家遂命今法名納戒可祖乃以法付之去隱舒州皖公山三十載方為衆所歸尋得道信以沙彌師之道信既納戒即以法付之其後子然乃南遊于羅浮山其傳法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靳陽人姓司馬氏以穎悟得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靳之雙峯山途中得奇童度為弟子遂名之曰



弘忍尋以法并前祖信
衣付之後乃滅度其傳
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斬陽黃梅
人姓局氏生有殊相有賢者
見之曰此具大人相所不及
如來者七種耳師四祖道信
出家納戒尋得其付法繼居
破頭山即雙峯是教化大盛咸亨



中容有盧居士自稱慧能自
嶺南而來趨其法會忍祖器
之以其所呈法偈遂以居士
傳法并以衣鉢說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百九

十六



第三十三祖慧能新州新興
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
貧以鬻薪為資因聞商客誦
經乃知五祖弘忍傳佛心印
遂備資與母辭去就黃梅以
求其法見五祖相契竊以居
士受法南還廣州落髮於法



性寺得具戒後居韶陽曹侯
溪大為四眾所歸方以其法
普傳前祖所授衣鉢則置之
於其所居之寺其後說偈示
徒以顯其法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竺大力者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以漢獻帝之世至于洛邑後乃適吳與康僧會相遇僧會嘗問大力曰仁者師誰曰吾師鶴勒那僧會曰鶴勒之徒如仁者幾何人復有過之者耶大力曰似我者三千若其穎出但一上人耳其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我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佛馱跋陀天竺人也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也初會秦僧智嚴於罽賓國乃懇請跋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其後乃之廬山遂出其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為之序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名不如蜜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不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國行其教化達磨未繼世作

祖故未稱之故其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云乃至不如蜜多羅諸持法人以此慧燈次第相傳我今如其所明而說是義所聞者即達磨多羅也後為二十八祖故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偽禪訓之宗寶林傳所謂跋陀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固驗於禪經矣愚考其翻譯禪經之時乃先於付法藏傳六十二年而已有二十八祖而付傳輒出魏氏毀教之後但列二十四世妄斷其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反于禪經豈其欲有所欺乎愚正宗論嘗指其傳之非詳矣然其謬書可焚也

曇摩迦羅者中印土人以魏黃初壬寅三年至于許昌許昌僧光璨嘗問曰西國有何勝師以何法住持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士一

曰摩拏羅二十二祖也 一曰鶴勒那二十三祖也 皆傳

正法以法住持其一化西印土其一化中天

竺國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

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娑羅

多羅二十祖 弗若蜜多二十祖 不若多羅二十祖 達

磨多羅二十祖 祐尋終於梁也

支強梁樓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

世至洛陽與曇諦康僧鎧輩譯經因謂諸僧

曰我昔在西域嘗往罽賓國至葱塗源入其

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得法之師

師子尊者嘗為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先難預

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

同學達磨達 號婆舍斯多也二十三祖也 復授衣

為信其時即遣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

亦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迹自七佛以來

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

也那連耶舍者罽賓國人也以東魏孝靜之

世至于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

羅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

亦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

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

正光元年至于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

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

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答之

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

二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波羅芬多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

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三載其弟子

摩伽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

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為其國王所害

是否今後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本屬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當時好事者即書留于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於世

捷那者不知其西域何國人也未詳何時至諸夏唐天寶中與河南尹李常者相會常問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捷那曰自大迦葉直

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不言達磨以其為此土初祖也若總以西土言之乃有二十八祖也若敘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瓌大師時慶三祖瓌師舍利作齋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一世常又問他僧曰余見祖圖或引五十

餘祖至其枝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時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對曰斯蓋後魏之時佛法毀廢當時有僧曇曜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備寫懷之亡於山谷後三十餘年當其君孝文帝之世曜出之與衆絹綴為付法藏傳其差悞亡矢事實乃曇曜之所致也然愚嘗考曇曜輩所為付法藏傳其文誠類單錄自彌遮多迦至乎師子羅漢凡七祖師最缺殊無本末亦李常所謂祖圖但空有其名者此是也

裴休字公美自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為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

百九

子

達磨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為

六祖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

音釋

曖

於代切 曖昧不明也

漣

呼玩切 漫漣不分別也

雋

祖峻切 與俊同

鎧

口亥切

捷

巨馬切